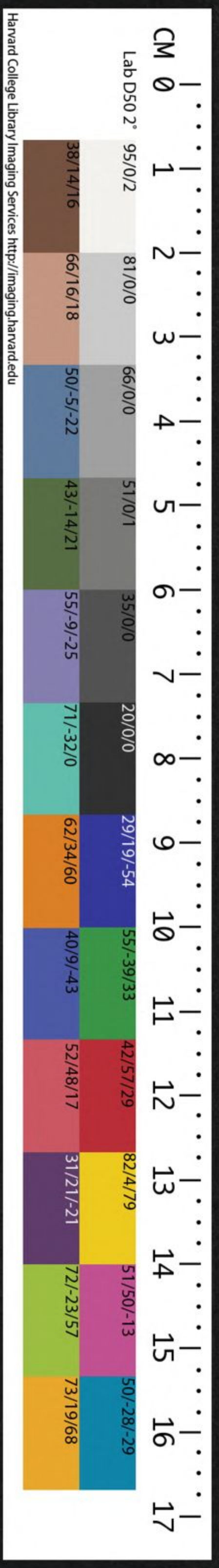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47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潘

T. 157. 2 / 2543. 3

通鑑綱目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一

穎川張栻

後學新安汪克敏

後學上虞徐昭文

古舒慈湖王幼學

後學昆陵陳濟

後學廬陵劉友益

後學遂昌尹起莘

後學建安馮智舒

起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凡百四十八年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

二

穎川張鉅補校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後學

新安

汪克寬

考異

後學

上虞

徐昭文

考證

古舒

慈湖

王幼學

集覽

後學

毘陵

陳濟

正誤

後學

廬陵

劉友益

書濼

後學

遂昌

尹起莘

發明

後學

建安

馮智舒

質實

起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凡百四十八年
盡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齊公十二年晉烈公止十

當五年燕閔公二十一年魏文侯二十二年趙

烈侯籍六年韓景侯六年皆始為侯統舊國五

新國三凡考異按歲年例曰橫行之上甲字子字別

八大國考異之以此朱橫行之下正統朱書國號謚

號君名列國朱注國名圖下朱注總結凡若干國今

考朱書朱注刊本當用白字然坊本行上甲子仍用

白字則行下未書朱注皆當易以白字後並做此又

威烈王名細注據凡例於正統君名下注曰如云午

則此午字亦當此考證謹按春秋左傳終於魯悼公

晉帝奕例大書考證四年是為周貞定王五年也

自是曠六十年始為通鑑何耶春秋以降諸侯相

吞滅者有之而大大滅其君自三晉始天子不恤同

姓而爵其賊臣此通鑑所以託始也左傳終智伯通

鑑始智伯通鑑不敢續春秋所以託始也左傳終智伯通

詳智伯之始終三晉之事實皆六十一年事也嗚呼

書謂降而春秋春秋降而綱目蓋將揭綱常於既論

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考異提要韓虔在魏斯趙籍

在魏考異上後凡大書分注並韓

矣其亦萬世君臣所當追念者歟初命晉大夫

矣其亦萬世君臣所當追念者歟初命晉大夫

矣其亦萬世君臣所當追念者歟初命晉大夫

矣其亦萬世君臣所當追念者歟初命晉大夫

矣其亦萬世君臣所當追念者歟初命晉大夫

矣其亦萬世君臣所當追念者歟初命晉大夫

矣其亦萬世君臣所當追念者歟初命晉大夫

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周道之衰綱紀散壞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然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計又寵秩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得三晉疆威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苟不顧天下之誅則不請命而自立矣不請命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胡氏曰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終皆自芒忽毫釐至不可禦故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夫三晉之欲刻分宗國舊矣

自齊公以來陰疑水堅垂及百載王之命之蓋亦不待已焉是故善為天下國家者每謹於微而已矣卑宮惡服慮侈汰也不逞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不為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誠如是雖使六卿金起三家輩出莽操懿溫接跡於朝方且效志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是故韓趙魏之為諸侯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矣○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夫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切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矣問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

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請曰以為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
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智
襄子而為政與釋康子魏桓子宴於監臺智伯戲
伯曰難將由我我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
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
不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不可乎而虻蟻蜂蠆皆能害
人况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
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後不與人將伐我不如與之
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佗佗人變矣康子曰善乃與
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
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
焉桓子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
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
親之與待輕敵之驕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

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
為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畢
之地於趙襄子襄子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
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
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
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
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矣乃走晉陽三家
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
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窳產蠢民無叛意智
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時康子履桓子之附知
亦可以亡人國也桓子時康子履桓子之附知
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絳謂
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魏
人事知韓魏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何以難必及
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或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
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
子曰此讒臣欲為趙氏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
攻趙也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

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以知此入曰主何
 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二子其情故也智伯不
 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
 寒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乃陰與約為之期
 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
 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
 大敗其眾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
 司馬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而分其地唯輔果在
 才正直中和謂之德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也謂
 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小德兼仁謂之愚人德
 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愚術苟
 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若不若得愚人
 然德者人之所嚴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
 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易以來國
 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
 者多矣豈特智伯哉○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
 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

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
 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
 讓又漆身為黷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
 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
 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
 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
 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
 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胡氏曰君子為名譽
 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
 忠必不盡使智伯有後而讓子為之報仇其心未
 可知也智伯無後矣而讓也子為之報仇其心未
 許之也至再三而愈篤則無所為而為之者真可謂
 義士矣然襄子知其如此而不立也子有五人不肯
 之勸哉○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子有五人不肯
 置後立伯魯之孫浣是為文侯韓康子生籍是為烈
 侯魏斯者桓子之孫是為文侯韓康子生籍是為烈
 是為景侯蓋自三家之滅智伯至是五十年矣
 ○魏文侯以卜子夏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

慶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
 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
 將安之文侯曰吾與羣臣期燕樂豈可無一會
 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
 趙兄弟也而不知文侯以韓借師於魏以伐趙
 國皆怒已而知文侯使樂羊伐中山皆朝于魏
 是始大於三晉文侯使樂羊伐中山皆朝于魏
 子擊他日問於羣臣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
 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
 君文侯怒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
 何以知之文侯對曰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
 以知之文侯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
 為上客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
 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飲文侯曰臣聞之君明樂
 官不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
 曰善子擊出遣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
 禮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
 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也

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
 家者未聞有以國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言不
 行不合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乃謝
 之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
 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
 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
 臨事勿讓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
 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
 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
 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
 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
 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
 之臣進先生君之魏成克曰子之言克於君者豈
 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子之言克於君者豈
 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相於克克之言克於君者豈
 以知君之必相也哉君問相於克克之言克於君者豈
 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之
 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之

拜謝曰鄙人失對頭卒為弟子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取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譜之曰起始事會參母死不奔喪會參絕之又殺妻以求爲將起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不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爲將隊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問之對曰往年吳公吮其子妾不知其父戰不還踵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知其父死所矣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捨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賢使能明日越侍以仁義烈侯迫然明日欣侍以舉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迫然明日欣侍以舉

不充君說乃謂連曰敗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
物也而孔子惜之左傳成二年衛孫桓子與齊師戰衛將敗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救桓子是以兔既衛賞之以邑辭請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注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也器謂車服名謂爵號繁步干反字與樊通禮中車樊纓注樊讀如鞶帶之繫今馬大帶也纓當曾以削革爲之六卿春秋晉有智氏趙氏韓氏魏氏范氏中行氏魏六卿後晉君失政六卿專權貞定王十一年晉趙魏又共滅智氏而分其中行地安王二其地十六年趙韓魏又共滅智氏而分其地三家即趙韓魏也號爲三晉晉陽地理志太原有晉陽縣括地志云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古晉陽也正義曰即古并州也絲指賦稅而言保障指藩籬而言尹鐸之意不在賦稅而在藩籬此民力所以保晉陽也慎其反數減損戶數則賦稅輕民力舒也爲少始紹反

兩之一漆身漆有毒人近之則患瘡腫若癩然故
 讓漆身以變其容吞炭國儀曰豫讓乞食其妻曰
 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似吾夫讓遂吞炭以變其音
 委質服虔曰委棄其形質而君事之示必死節於
 其主也左傳僖二十二年策名委質注名書於所
 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必式記曲禮篇尸必式注
 小也軾車前橫板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孔曰古者
 軾也軾車前橫板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孔曰古者
 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之前一後二橫一木下
 去車牀三尺二寸謂之軾軾上二尺後二寸橫一木
 謂之較立乘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隱下
 軾而頭得俯俛中山秋都也漢為國有盧奴北平
 北新城唐深澤苦陘安國曲逆望都新市索隱曰
 今中山府是程橫案姓苑程本音狄後人姓乃音
 澤左高為句鮑彪注言左方之聲高案左方之聲
 謂昨階東笙鐘之聲也君明樂官國策作君明則
 樂官不明則樂音鮑彪注樂音洛謂以治官為樂
 審音審者言聽之察也西河春秋晉地今太原

稷一作復

府汾州是屈侯鮒屈姓也名鮒起貪索隱曰李克
 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平又公叔之僕
 稱起節廉豈前貪而後廉耶起家本千金破產求
 仕今言貪非實貪也貪祭名耳母死不歸殺妻求
 將是也司馬穰苴所著書名司馬法捨否二歌者之
 故稱司馬穰苴所著書名司馬法捨否二歌者之
 名捨七羊反番吾君失其姓名正義曰常山郡番
 吾縣疑即古番吾君邑番音婆又音盤又音蒲字
 亦作蒲括地志云故城在鎮州旁山縣東二十里
 得以待猶言勸也鮑彪注然正義曰適古攸字攸
 悅也寬緩貌充君說說讀曰悅二襲上皆具曰
 藥國語謂之稱賈達案禮記喪大記曰袍必有表
 裳謂之一稱**正誤**六卿並起三家輩出今按三家
 家趙韓魏己在六卿中不應復舉此義至為易見
 集覽開卷之初輒認誤若此愚故不避僭踰而述
 是編也質乎今按胡三省註質物相綴當也一讀
 如字謂棋質也質的也智伯怒必加兵於魏如棋

質之受斧質的之受矢也亦通歸死今按篇當作
御抽遲切古字多借用飲器今按漢書句奴傳云
單于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
血盟然則酒器是也若漉便器則不可盛血飲矣
君明樂官今按樂如字言人君當明樂官擇人而
任之不必明樂音也充君說今按充字當屬上文
所與無不充五字為句充滿也
言凡所賜與皆稱其功德也
唐叔虞始封之地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奏臧
趙置晉陽縣為太原郡唐初舊宋初改為平晉軍尋復
後魏屬太原郡隋唐初屬太原路國朝改為太原
為晉陽縣屬并州元屬太原路國朝改為太原
縣屬太原府長子古邑名周史辛甲所封之地春
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後屬秦漢置長子縣屬上
黨郡後魏分置樂陽縣北齊二縣具廢隋初置冀
氏縣尋改為長子縣唐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
屬潞州(邯鄲)古邑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為趙所
都秦滅趙置邯鄲郡漢廢郡為縣屬趙國曹魏屬

廣平國隋初屬磁州後省入洛州唐初復置屬洛
州後改屬磁州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廣
平府汾水源出太原府奇嵐州流經靈石趙城洪
洞臨汾等縣南歷襄陵太平絳州搜山河津滎河
等縣注于黃河安邑禹所管之邑春秋時為晉境
戰國時屬魏後屬秦漢置安邑縣為河東郡治所
晉魏因之隋初置虞州後改為安邑郡唐初罷郡
復置虞州至德初改為虞州屬陝州大曆中復
名安邑屬河中府宋屬解州金元仍舊國朝因
之仍屬平陽府絳水源發平陽府絳縣西流入聞
喜縣與涑水合經夏縣安邑臨晉猗氏等縣界至
蒲州東南入于黃河平陽本堯之都邑以其地在
平水之陽故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韓後屬趙
秦漢皆為河東郡地三國魏置平陽郡晉仍舊隋
改為臨汾郡唐初改為晉州後改為平陽郡宋改
郡為府金屬河東路元初為平陽路後改晉寧路
國朝改為平陽府屬山西道中自古狄都也春秋
時屬晉戰國時屬魏後屬秦漢初為中山郡後改

中山國曹魏改定州晉慕容垂都此隋改博陵郡
唐初改定州後復為博陵郡尋更為義武軍節度
宋陞為中山府金元因之國朝改為定州屬真
定府西河古地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秦漢
皆為太原郡地三國魏置汾州後周改為介州隋復為西河
郡唐初改浩州尋改汾州屬河東道金置汾陽軍
節度元復為汾州國朝因之隸山西道司馬穰
苴田完之後齊景公時晉伐河甄而燕侵河上公
患之晏嬰薦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公拜為將
軍使捍燕晉之師乃申明紹東監軍莊賈後期斬
以徇軍燕晉聞之皆解去厥後齊威王用兵大倣
穰苴之法而諸侯來朝王乃追論古者司馬兵法
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漢
之縣名屬常山郡本春秋晉之蒲邑也魏晉以來
廢之隋置秀山縣屬恒山郡唐初屬恒州後改為
平山縣宋金元皆仍舊
本朝因之為真定府

書法

初命何病周也三家分晉各三四世矣
家滅智氏分其田趙自襄子始襄子卒桓

子立桓子孫斯。韓自康子始康子卒武子立武
子卒度立命之為諸侯則於是始也以周為國
亂故病之或曰通鑑之托始於是也朱子於感
興篇嘗有迷先幾之疑矣綱目修通鑑者則曷
為無改焉蓋夫子之修春秋也曰其義則某竊
取之又曰述而不作知此則知朱子之綱目矣
是故仍溫公之文於其首備胡氏之論於其後
其意繫可見也

發明

昔在先王分爵五等建萬國而親諸侯褒

明之胃則勤勞宣力之臣爾曷嘗僭及篡竊之
人哉自姬轍既東王室衰微禮樂不由於天子
征伐出自於諸侯泯禁禁聖人憂之筆削一
經垂法萬世凡列國君臣之事無微不錄皆所

以示褒貶之實于時諸侯不王而王朝之恩下
及列國者不一而足春秋皆深為惜之是以錫
命於魯在桓公則王不稱天以見卑屈之意至於小白葵
成公則天王稱子以見卑屈之意至於小白葵
立之會重耳踐土之盟雖嘗使宰孔賜胙及尹
氏策命然皆不見於經夫在內則書以示譏在
外則削而不錄聖人筆削之旨其嚴若此今焉
晉之三家弁髦其君瓜分其國正天誅所宜加
王法所不賞者周不能討則亦已矣從而命之
果何意耶考之遷史於周紀固曰命韓魏趙為
諸侯而於魏世家特曰魏趙韓列為諸侯耳於
韓世家特曰與趙魏俱得為列侯耳於趙世家
特曰魏趙韓皆相立為諸侯耳初未嘗有請命
於周之語夫請而見許先儒猶謂天子之自壞
禮况實未嘗請而天子自命之乎綱目於此文
無損益然大書而首揭之者所以繼魯史之絕
筆猶託始隱公之意云爾大抵周於諸侯初不
顧理之逆順而惟顧勢之彊弱曩時曲沃并晉

詩人徒知請命于周之美而不計其傾覆宗國
之罪今三家分晉自立爵以邦君使他日復有
篡奪之臣周亦必移其命三晉者命之矣周固
持此為取悅之具而不知陪臣可以并諸侯則
諸侯亦可并天子此固勢之所必至者去之于
百載唐人以偏裨殺逐主帥聽其代立其不顧
上下之分如出一轍故周亡於諸侯唐亡於藩
鎮其禍亦若合符節綱目書此所以正綱常之
本示人道之端為萬代之深戒者也夫天下國
家者可不監諸又按三晉之深戒者也有天下
且深以禮與名分為言故我昔神祖製序謂王
制自此而盡此亦古人造端立本之意蓋深察
司馬氏之用心至胡寅著讀史管見復以謹微
立論今分注取之備載于下其說亦幾無餘蘊
矣臣發明綱目推考三家自立未嘗請命之實
且深原朱文公熹大書托始之意此皆取綱領
節目之大者以為之說庶幾先後更相發明而
著書之意益以暴白云爾然嘗即是思之自漢

以前王澤未泯一宇宙也自漢以後王澤盡斬
又一宇宙也所以然者秦併天下盡滅古制故
其流至此極耳夫秦在諸侯為後封之國介在
西戎當春秋時雖嘗與中國會盟然始焉與晉
媾駘既更韓原之戰亦未遽絕迨重耳反國秦
繆奔走好會無彼不與翊成晉霸未幾晉文即
世肉未及寒遽有于轅之役自此晉秦交惡迭
相攻擊蓋自彭衙至于河曲略無寧歲秦亦未
始得志於晉觀之厲公麻隧之戰呂相絕秦之
言則可見矣至春秋末年悼公復霸大合諸侯
之衆敗秦于殽林由是秦不復振終春秋世攢
斥不通秦之所以莫能肆虎狼之暴者皆晉之
力能制其命也夫晉為姬姓之屬藩屏王室據
形勢之要表裏山河屏蔽東諸侯之國秦界處
其西俗混戎翟雖有狡焉思啓封疆之意制於
晉而不得逞固不能捨近而攻遠是以范雎謂
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於此見晉之地勢
足以控秦而秦之所患莫晉若也自三家分晉

重以魏晉繆戾遂失河西秦始得以蠶食山東
卒併天下世儒立論往往咎六國不能堅守合
從之約遂為秦有然臣則謂秦之所以能併諸
侯者原於三家之分晉也向使晉國不分則以
全力制秦秦豈能越晉而併天下哉由是言之
六國之滅不係於合從不合從而係乎晉之分
不分晉不分為三雖不合從秦不可得而有晉
既分為三雖合從秦不可得而拒蓋晉未分則
形勢強既分則形勢弱况晉國既分之後韓魏
趙各以一國之力尚能抗秦若三國為一必無
秦患不待智者而後知秦不能併吞諸侯則先
王遺制猶有存者萬一他國得志亦恐未必如
秦之暴故夫王澤之斬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
下自三家分晉始此固天地之大機也嗚呼三
家之分國其有關於天下之大勢國統之離合
者如此然則世之君子當知是書者此不徒以
著周室之衰亦所以著秦人併吞六國之因不
徒以著禮制之失亦所以著古今世道更變之

巴

二十四年燕信公王崩子驕立

是為安王

盜殺楚君當

書法

楚入綱目貶稱君僭王也至周亡始稱王

年楚君當安王五年俠累七國癸亥黃歇後主
延熙十六年費禕晉懷永嘉六年賈疋梁戊午
魏李延孫己巳東魏高澄唐開元十五年王君
奩寶應元年李輔國憲和十年武元衡中和四年
王鐸不書官者三黃歇王君奩李輔國書使盜
殺三建武十一年公孫述殺來欽岑彭建安二
年秦術殺陳王寵

巴

安王元年楚悼王秦伐魏

發明

凡兵聲罪致討曰伐當王室盛時征伐為

天子大權諸侯無交伐之理至春秋則此
制已紊况戰國乎然秦在春秋屢與晉交兵臣
前蓋已論之矣自魯襄十四年書叔孫豹會十
三國伐秦之後終春秋世秦晉無復兵爭又自
春秋後著之遷史亦無大侵伐至是垂二百年
始有伐魏之舉于時魏方分晉不為無罪然秦
實未嘗致討特為盜邊之計而已綱目凡此類
例以伐書之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故用兵交
伐迭書于冊所以著黷兵之罪耳惟夫入綱目
之初秦首書伐則其首亂王制首開兵禍他時
并吞天下其兆已見於此固君子尤當加察者
臣故表而出之

巴

二年魏韓趙伐楚考異楚更有趙侯籍卒
○鄭園韓

陽翟 音狄 地志云 陽翟古地名 春秋時為鄭之櫟邑 戰國時為韓國秦為陽翟縣 兼置潁川郡 漢因之 晉屬河南郡 東魏置陽翟郡 隋廢郡 以縣屬襄城郡 唐屬嵩州 後屬許州 宋屬潁昌府 金改為鈞州 以州有鈞臺故名 元仍舊 太朝因以 陽翟縣省入屬開封府

三年 秦惠公趙武侯 號山崩壅河 集覽 號山地志弘農陝縣故號

國也 山在陝州陝縣西二里 臨黃河 今河濱有岡阜 似是潁山之餘

書法 六 是年呂氏乙卯 文帝元年 宣本始四年

元建昭四年 成建始三年 河平三年 元延三年 和永元元年 十二年 殤延平元年 安永初六年 延光二年 三年 四年 順永和二年 桓建初三年 和平元年 永興二年 永壽元年 延熹三年 獻初

四年 楚圍鄭

五年 日食

平四年 晉元太興四年 再崩 安義熙五年 備業七年 而壅水者 四年 是年 建昭四年 河平三年 元延三年 岸崩 壅水 不與焉 元建昭四年

書法 不書某月缺也 蓋我國之記注多畧矣 書日食始此 終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 不書月者 六至漢高帝三年 始書月

發明 春秋日食三十六 或日或不日 然未有以年書者 綱目是年 與二十年 及烈王元年 七年 報十四年 之類 日食皆不書 其月考之前 史亦然 然後知當時史官不職 失其紀錄 為可知矣 不然 綱目豈於天戒而故畧之 書之所以著其失也

未

甲

中

未

甲

未

甲

未

甲

盜殺韓相俠累

俠累與濮陽嚴仲子有惡仲子聞軹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鎰為政母壽欲因以報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俠累俠累方坐府上兵衛甚眾聶政直入刺之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勝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夢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政尸之旁

集覽

戰國策作韓傀高誘曰即俠累也名傀俠古挾反累力追反嚴仲子嚴遂字仲子有惡如字史記作有卻軹人軹縣深井里人也地志河內有軹縣故城在孟州濟源縣東南戰國魏邑今濟源南三十里有軹城村皮面決眼索隱曰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次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決作挾注挑也姊娈娈音鶯史記作榮索隱曰榮其姊名重自刑以絕從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也索

隱曰重持用反復也謂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徐氏以為從坐非也劉貢父亦音足松反正義曰重直龍反刑亦作刊說文刊剝也重愛惜也本為嚴仲子報仇訖愛惜其事不令漏泄以絕蹤

質實

濮陽古邑

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韓後屬秦漢廢之以其地屬濟陰郡晉置濮陽郡隋置濮州唐初因之後復為濮陽郡五代唐復為濮州宋仍舊金屬大名府元直隸省部本朝因之屬東昌府軹古邑名東周為畿內地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後屬秦漢置軹縣屬河內郡後廢之今名軹村故城在懷慶府濟源縣南一十三里

發明

春秋昭二十年書盜殺衛侯之兄繁左氏以為齊豹先儒以為宗魯若齊豹則有位

于朝若宗魯則身為駮乘聖人且以盜書之况聶政刺客小人真穿窬之微者爾書之為盜夫

復何說嘗怪馬遷作史特取聶政著之列傳累石千言而不厭若有深嘉樂予之意向微君子直筆書之則千載之下必有聞風效之者矣觀者不可不知

六年鄭弒其君駘

書法 弒君者駘子陽之黨也不書稱國君無道也初子陽相鄭繻公殺之故及書弒君治

此終綱日書廢而弒者二十稱國者一齊實卷書弒者七十三稱國者七鄭駘代鬱律涼張祚

西燕主冲西燕主忠燕主雲宋子業夷蠻書弒不與焉

七年

書法 無事必書備編年也後放此

發明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未有一年無事者則以當時史官猶諱其紀錄之職故聖人得

以因而修之爾況於戰國日尋于戈安得無事而每每問見若此則以衰亂之世史官失職故也然綱目雖無事亦備歲年者此正編年之法爾若夫春秋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至綱目則正書歲月既久文字繁夥固不得千三百六十二年歲月既久文字繁夥固不得純用春秋之法此又隨時變通之義君子所當加察者也

八年齊伐魯

九年魏伐鄭

十年 晉孝公 傾元年

十一年秦伐韓宜陽取六邑

集覽

宜陽索隱曰弘農宜陽縣在澠池西

南今河南府宜陽是括地志云故韓城一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

質實

一統志云

庚申 巳 子 辰 亥 丁

丙戌

乙酉

名周為召伯聽訟之所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韓後屬秦漢置宜陽縣屬新安郡後魏置宜陽郡後周改為熊州以縣屬焉隋屬河南郡唐改縣曰福昌後唐改福慶縣宋復為宜陽縣金元仍舊本朝因之屬河南府

齊田和遷其君僖於海上食一城

和田恒之會孫也

書法 田和何以不書大夫知為大夫者不若是甚矣然則三晉亦不臣矣則曷為以晉大夫

夫書書晉大夫所以病王也

十二年秦晉戰于武城

集覽

武城括地志云故武城一名武平城在華州鄭

縣素

齊伐魏○魯敗齊師于平陸

集覽

平陸正義曰兗州

也平陸城即古厥國在大梁東界

質實

一統志云平陸春秋魯邑也戰國屬楚後屬秦漢置平陸縣屬東郡東漢省入須昌縣北齊置樂

平陸隋復改為平陸縣屬魯郡唐初屬兗州後改為中都縣金改為汶上縣屬東平府本朝因之屬兗州府

十三年秦侵晉

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于濁澤求為諸侯

集覽

濁澤

地志濁澤出齊郡廣縣焉嶺山徐廣曰長社有濁澤案趙世家中山伐魏故濁澤正義曰涿音濁徐云長社之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澤源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爾時魏都安邑韓趙伐魏豈河南至長社也當是解縣濁水

近於魏都

田和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書法 會書田顯十四年徐州之會
醜辭也故濁澤之會書求為諸侯于郊之

書相王顯三十五年皆醜之也
自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魯致討

發明 而魯君方制於三家有不能也當是時也
陳恒之罪有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憤人

皆得而誅之則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暴亂肆行
莫之禁也循至田和遂併齊而右之今也前書

遷其君於海上繼書求為諸侯則其篡奪之實
固不可証周既不能制三晉於前其能制田氏

於後哉後三年遂命為侯矣然田氏猶能請命
于周者何耶彼見周人既命三晉而不及已也

以為已與三晉等爾一予一否尤而效之周亦
何辭於田氏而違之久者亦不得已之意焉爾

比而觀之則當時君不君臣不臣其罪皆曉然
具見於書法

之間矣吁

十四年

十五年秦伐蜀取南鄭

果覽 南鄭漢中郡邑今與元
所理縣三國魏孫資口

南鄭直為天 **晉實** 一統志云南鄭周褒國附庸之邑
獄中即此 名鄭公歿於犬戎其民南奔居

此因曰南鄭秦厲公城其地漢為南鄭縣東漢置漢
中郡治此西魏改光義縣隋復為南鄭唐宋元仍舊

本朝因之
屬漢中府

魏侯斯卒

書法 諸國入綱目稱爵及僭王則貶稱君卒皆
稱卒至周亡則稱王卒稱薨綱目不皆卒

諸侯有事而后卒唯王崩立憲書之王立名諸
國卒稱名失國名卒不名者不得其名也夷蠻

之君
書死

發明

按禮諸侯曰冕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
謂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上不請命聖
人黜之特書曰卒蓋不與其為諸侯爾綱目取
法春秋故凡諸侯所以書卒者此也然則何以
名之諸侯不生名則死而名之禮也以小白重
耳之盛莫不書名則綱目於戰國之君死而名
之是亦春秋之法耳雖然綱目於王既亡之名
後諸侯又皆書薨何哉蓋報王未亡之前天子
在上故以王法而正諸侯之卒逮報既亡則上
無天子故諸侯聽其稱薨此又隨時變
通之意綱目之所不付已者嗚呼微矣

魏吳起奔楚楚以為相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曰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
此魏國之寶也對曰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
彭蠡德義不修禹攻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
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之北修政不仁湯放之

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
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
若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
文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
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
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
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
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
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
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
父曰屬之子矣父之魏相
之起懼誅遂奔楚楚悼王
相起明法審令指不急之
戰士要在疆兵破游說之
越北却三晉西伐秦諸侯
之疆而楚之貴戚大臣多
冀州西故名西河三苗氏
江南荆揚之間恃險為亂
者也今湖南從洞時猶

集覽

西河括地
志云河在

程忠漢誤

竊發倖而詢之多為猶姓至其遺種歟正義曰今江鄂岳三州之地是地理沿革表今潭州古三苗國洞庭湖在岳州巴陵西吞赤沙南連青草橫亘七八百里風土記云品澧沅湘合諸蠻黔南之水匯于洞庭至巴陵與彭蠡在東為右彭蠡湖在潯陽東南五十三里禹貢彭蠡既豬蔡氏傳曰地志在豫章彭澤縣東今江西北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之地所謂鄱陽湖百是也夏桀之居帝王世紀禹封夏伯今河南陽一隄縣是汲冢古文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焉括地志云鄆城在洛州鞏縣西南河濟禹貢濟門惟兗州蔡氏傳曰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地志河水自勝州東直南主華陰即東至懷州南又東北至平州碣石入海濟水出常山房子縣贊皇縣王屋山東其流至濟陰故應劭云濟水出平原陰縣東泰華泰通作太禹貢至于太華蔡氏傳

地志太華山在弘農華陰縣今華州華陰南二十里也禮職方氏曰豫州山鎮曰華山伊闕括地志云關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高誘曰伊闕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禹所辟也鄆道元注水經云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然伊水歷其間故名伊闕羊腸山在太行山南口屬懷州北口屬潞州羊腸及道在太行山南口屬懷州北口屬潞州括地志云羊腸阪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里商紂之國鄭玄曰商國在秦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也括地志云商州在秦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也孟門賈逵曰孟門太行皆晉山隘也索隱曰孟門山在朝歌東北劉氏案紂都朝歌孟門在其西今言紂之國左孟門則東邊別有孟門也或謂今石州孟門縣是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上黨南正義曰在懷州河內北二十五里從橫從將容反橫與衡通胡盲反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皆未允以關東地從長六國共居之蘇秦相六國令

從親而擯秦故曰合從關西地橫廣秦獨居之張
儀相秦破關東從道使連秦之橫故曰連橫百越
謂非一種也猶言百變章寶實一統志云洞庭湖
昭曰越有百邑故曰百越名在岳州府城西
南禹貢九江孔殷註云即洞庭也沅漸元辰叙西
澧資湘九水皆合於此故名九江又九江資湘
最大皆自南而入荆江自北而過洞庭其間名
為五瀦戰國策云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瀦
是也每歲六七月間岷峩雪消水暴漲自荆江逆
入洞庭清流為之改色彭蠡湖名在南康府東南
一名宮亭一名楊瀾左里一鄱陽閩四里長
三百里巨浸瀾浸中有鴈泊小湖西接南昌東抵
二水名河入于江禹貢東匯澤為彭蠡是也河濟
源孟溫三縣境入河南府鞏縣東流懷慶府濟
府濟源縣王屋山下曰沈水既見而伏復出於北
為濟有八源東源周迴一七丈與東源合流至溫縣
七百里

南入于黃河其水下且勁過黃河之南溢而
榮往東若斷若續或伏或見而入于海秦華三
名泰山在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即東嶽岱宗也
舜東巡狩至此其山屈曲盤道至絕頂高四
里有石表東嶽廟封禪壇在焉華山在西安府華
陰縣南一十里即西嶽也以西有少華山故此曰
太華白虎通云西方有太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
華山伊闕山名即關塞即此漢服虔名
十里左傳晉趙鞅納王使女寬守關塞此
伊闕亦名關口大禹疏龍門伊水出其間漢服
謂南山伊闕是也浴龍門伊水出關其間漢服
壺關縣東南一百六里漢地志壺關有羊腸坂州
長三里盤曲如羊腸孟門山名在平陽府吉州西
七十里呂不韋曰龍門未關呂梁未鑿河出孟門
之勢綿亘數千里太行山名在懷慶府城北二十
山貢太行恒山至於燕石堂一相接也常山與恒
同山在真定府曲陽縣西此堂一相接也常山與恒

擊

魏襲趙邯鄲不克

十六年

志恒山辰星主焉
山為北嶽蓋祀典五嶽之

十六年

秦出公魏武侯元年

田齊大公和元

考異

晉大夫此田和土漏大夫

初命齊田和為諸侯

考異

晉大夫此田和土漏大夫

書法

田和何以不書齊大夫據魏斯趙籍韓虞

然則命之者無貶乎必於其請命歟不書請命

十七年秦庶長改弑其君及其君母

庶長改迎靈公之子于河西而立之是

集覽

庶長

為獻公遂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
長注見赧王二年改名也史失其姓河西正義
西者秦州西縣秦之舊地特獻公在西縣故迎立

書法

國母書弑始此終綱目母

發明

按史秦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

立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

而立之發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夫獻公靈公

齊公子商入驪施於國弑其君舍而自立未幾

立出子

周月

君之罪歸諸齊人誠以商人所以得為君者齊人君之也今出子繼簡公惠公之後而簡公惠公出於秦人之所共立因無商人弑君自立之罪至於出子已歷三世秦人既已舉國君之則出子固秦人之君而秦乃出子及其母視之甚輕之果何義哉前史書殺出子及其母視之甚輕而馬遷年表又以誅出公書之竊意出子在當時母子甚微故史氏亦待之以不足錄耳至綱目始書弑其君及其君母特著其變之甚大而秦人覆載不容之罪亦始有不可得而掩者然後知綱目書法之意蓋亦考其實而正其名不以勢之強弱而察君臣之分所以扶三綱立人極為後世之戒耳昔孟子有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臣謂綱目之修其治亂臣賊子尤為嚴謹凡前史未正之獄未名之惡皆大書而特書之于以繼麟經之絕筆示萬世之大關使亂賊之徒其罪終不可得而泯沒庶幾人類有立不為夷狄禽獸之歸臣固亦曰綱目修而亂

臣賊子懼者此也學者其毋以常事視之常詞讀之則得其旨矣

韓伐鄭遂伐宋

十八年

秦獻公齊桓公午元年

十九年魏敗趙師于兔臺

集覽 兔臺地名在河北

二十年日食晝晦

集覽 日食注見漢惠帝七年

書法

日食至於晝晦非小變也凡日食食既為甚星晝見次之晝晦又次之皆大異也終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書晝晦者三其年

報王十四年漢呂氏書星晝見者二宋文帝已巳唐肅宗上元二年書食既者十有二詳漢惠七年

二十一年楚君類卒楚人殺吳起

庚子

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殺之因射刺起并中王尸太子滅即位討為亂者夷七十餘家

書法

稱人何眾辭也然書殺則愈於衛鞅矣鞅書誅

發明

前書魏侯斯卒魏吳起奔楚此書楚君類卒楚人殺吳起則是用起者魏楚之君而

怨起者魏楚之人也夫大臣佐君澤加於民則愛之若父母安有在魏而魏不容在楚而楚見殺哉起以功利富強之術中其君而虐用其民一旦禍發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然起既得罪于楚綱目不書誅而書殺何也因射刺起并中王尸則當時羣臣作亂之罪亦不容泯故不得而誅之惟夫書以楚人則足以見人皆欲殺之之意云爾後之欲圖富強者可不鑒諸

二十二年

楚肅王齊伐燕 ○魏韓趙伐齊

二十三年

是歲齊亡統秦晉楚燕趙襲衛不克

齊侯貸卒無子田氏遂并齊

書法

書遂何罪辭也然上書卒無子則愈於三晉矣

二十四年

齊威王因狄敗魏師于澮

集覽

于澮澮古

志云澮高山一名澮山在絳州翼城東北二十里澮水出焉杜預曰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索隱曰言于澮者於

○魏韓趙伐齊

城縣東七十五里烏嶺山下西

二十五年

晉靖公俱蜀伐楚

二十六年

韓哀侯元年是歲晉亡王崩子喜立

是為烈王

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為家人而分其地

索隱曰系本作靜公俱家人 集覽 俱酒靖

書法

韓趙魏與晉並列為諸侯於是各歷數世

文侯斯武侯擊元二世趙烈侯文侯哀侯凡三世

曰廢其君何以不臣之罪罪之也故不稱魏趙

所以稱三晉據前代齊再書魏韓趙係之

廢君三十四俱酒漢少帝昌邑孺子弘農王魏

山陽公齊王芳吳主亮晉陳留王海西公宋零

陵王宋營陽王齊汝陰王海陵王涪陵王梁巴

棟魏主欽周宋公陳江陰王北齊中山王梁主綱主

海王隋介公唐鄭公中宗唐鄆王吳越弘綜

湘陰公楚希萼書幽三石鑿魏孝靜唐昭宗

遷二晉惠魏子攸廢書奉二梁濟陰吳讓皇廢

不成其君三蕭王

德淵明唐重茂

烈王元年日食

韓滅鄭自陽翟徙都之

書法

書滅始此

二年趙成侯

三年燕敗齊師于林狐

集覽

林狐燕世家作林營索隱曰地名一云林地名

於林地立營故曰林營 ○魯魏伐齊

四年燕桓公

趙伐衛取都鄆七十三

集覽

都鄆案禮

配

中

紀

十

邑

五百家 ○魏敗趙師于北蘭 **集覽** 北蘭地理志蘭屬
為鄙 屬石州在趙之西
此故或云趙北蘭

庚戌 五年魏伐楚

韓嚴遂弒其君

哀侯以韓鹿為相而愛嚴遂二人
相害遂刺鹿於朝而并中哀侯

書法 於是嚴遂刺韓鹿於朝并中哀侯何所以不
書及其相韓鹿大臣非死國不書鹿遂

人相害則兩下相殺而不書
已耳兩下相殺不書

魏侯擊卒

武侯不立太子至是子瑩
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

集覽

瑩乙耕反公中緩
正義曰中音仲

辛庚

六年

魏惠王瑩韓

齊侯來朝

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
獨朝之天下以此賢威王

書法 卒未有稱爵者稱齊侯嘉之也書來朝始
此周世書來朝者二顯

二十六年惟此以美書

發明

禮王制諸侯五年一朝天子者禮也六年五服
則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衰諸侯不朝于天子其罪亦不可逭矣自周之
宗國之重公及大夫朝如者僅八見于經然皆

因事而見實非能朝天子朝京師也宗國且爾
況他國乎春秋且爾况戰國乎今齊以強大之

國乃能特舉朝禮入見于周則賢之宜矣然齊
冥日月絕無而僅有者也天下賢之宜矣然齊

冥日月絕無而僅有者也天下賢之宜矣然齊

自一制六年一後繼是無聞焉使其五年一朝能如
王制禮何足多哉惟天天下不朝而齊獨朝天子之所
常禮見稱於當時爾細日書此蓋亦樂予人爲善以
以見意於以見齊侯之賢於此以見周室之削於以
之見天下之無王雖曰幸之其亦傷之觀者要當
推而廣之

趙伐齊 ○魏敗趙師于懷 **集覽** 懷古河內也案韓詩

邢丘更名邢丘曰懷括地志云故 **質實** 春秋晉之邑
懷城在今懷州武陟縣西十里 **質實** 春秋晉之邑
名戰國屬趙後屬秦漢爲懷縣屬河內郡隋折置武
陟縣屬殷州唐初於此置陟州後州廢以縣屬懷州
省懷縣入馬宋金元仍舊
本朝因之屬懷慶府

齊侯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

毀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
言日奎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
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
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奎然吾使人視
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
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
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
盡其情齊國大治疆於天下 **集覽** 即墨本萊
州邑今膠州也括地志云故即墨城在今登州
膠水縣南六十里阿社預曰濟北東阿是今本齊
州邑今齊桓公與魯會柯而盟即此今爲祝阿括
柯邑故城在今東平府東阿縣西南郵音絹秦爲
志云故城在今東平府東阿縣西南郵音絹秦爲
東郡縣漢爲濟陰 **質實** 一統志云即墨春秋齊
即即墨縣今屬濮州 **質實** 邑名統志云即墨春秋齊
北國北齊省隋復置之唐宋仍舊元屬膠州晉屬濟
朝改隸萊州府阿春秋齊之邑名戰國末屬秦漢
置東阿縣屬東郡晉屬齊初

即墨縣今屬濮州 **質實** 邑名統志云即墨春秋齊
北國北齊省隋復置之唐宋仍舊元屬膠州晉屬濟
朝改隸萊州府阿春秋齊之邑名戰國末屬秦漢
置東阿縣屬東郡晉屬齊初

屬濟陽郡後屬鄆州宋屬東平府金元仍舊本
朝因之隸兗州府鄆春秋齊之邑名戰國末屬秦
漢置郵城縣屬濟陰郡晉於此置濮陽郡隋改為
濮州唐初為濮陽郡後復為濮州治郵城縣宋仍
舊金屬大名府元直隸省
部本朝因之隸東昌府

書法 特書齊侯嘉不惑也凡
美惡在其君則斥書主

七年 楚宣王良日食

王崩弟扁立

是為顯王

韓趙伐魏圍安邑

韓公孫頎謂懿侯曰魏亂可取也懿侯乃與趙成
侯合兵伐魏大破其兵遂圍安邑成侯曰殺懿侯

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殺懿侯
暴也割地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疆於宋
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乃解而去太史公
曰魏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之謀不
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
集覽 頎索隱曰音祁
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顯王元年齊伐魏○趙侵齊

二年

三年秦敗魏韓之師于洛陽

集覽

洛陽書多士篇序
曰成周既成注成

質實

陽成一統志云洛

周洛陽下都案是古洛陽城也今
河南有洛陽縣東北故城在焉
名居洛水之北故曰洛陽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
秦屬三川郡漢為河南郡治東漢改為雒陽魏復為
洛陽晉因之隋遷都治河南縣唐改為洛陽為永昌尋
復舊宋初河南洛陽二縣並置金以河南縣省入洛

陽縣元仍舊本
朝因之屬河南府

四年魏伐宋

五年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賜以黼黻之服

集覽石門

趙世家作石阿正義曰在石隰二州界黼黻之服白
與黑相次畫為斧形曰黼青與黑相背畫為亞形曰
黻案亞古弗字也禮司服疏云黼近刃白近
上黑取其善斷也黻取臣民背惡向善之義
志云石門在平陽府解州東南自徑嶺踰中條山通
陝州道山嶺參天左右壁立間不容軌謂之石門

斬首六萬

書法

賜服不書此何以書前年秦兵至洛陽無
忌憚孰甚焉於是而又敗三晉之師于石
門黼黻之賜周之所以自免者未矣書悲之也
終綱目書賜服二是年秦天寶八載揚劍皆

也辭

發明

諸侯終喪人見則有錫禮所謂喪畢以士
服見已見賜之較見是也歲時來朝則有
錫詩所謂君子來朝又何以子之及黼是也
秦西方之戎程曰春秋狄未年不與中國之會盟
又矣入細目以來晉尚功首虜害虐丞民罪固不
盡今年書敗三晉尚功首虜害虐丞民罪固不
容於誅周天子不能治之則亦已矣反乃賜以
黼黻之服是教以殺人之事而賞殺之也
果何義耶且夫三晉之民中國之民也斬首至
於六萬復何罪乎自是而後秦日益張至於併
吞之勢已成乃始失約從伐之南奚文哉直書
于此則周人疾賁之失固不言可知矣禍何
時而弭

戊午六年

卷之三十一

七年魏敗韓趙之師于澹口秦敗魏師于少梁

集覽

少梁正義曰即馮翊夏陽也魏有大梁故以

質實

一統志云少梁春秋晉之邑名即古韓梁二國地也

秦更名為唐屬同州五代梁由屬折置韓城縣以古韓

城為名唐屬同州五代梁由屬折置韓城縣以古韓

秦伯女

秦獻公處于孝公立生二十有一年矣是時河山

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止部楚自漢中南山

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橫斥之不守得與中國之

會盟於是孝公發雋覽巴黔中春秋巴地戰

憤修政欲以疆秦

質實

蜀置巴郡漢因之治江州縣漢末劉璋改為

永寧郡晉復為巴郡宋齊復為巴郡梁改為楚

州西魏改為巴州隋初改為渝州後復為巴郡唐

初復為渝州後改為南平郡五代時為王建孟知

祥所據宋初改為恭州後陞重慶府元置重慶路

本朝改為重慶府屬四川道黔中秦之郡名即古

蠻蠻所居之地春秋戰國時屬楚秦置黔中郡漢

改為武陵郡東漢因之三國時初屬蜀後屬吳梁

為朗州後改為武王軍五代梁曰武順軍唐曰武

發明

秦伯何以不名史失其傳名不登於簡冊

如宋公和陳侯鮑之類是也其不與會盟聘問者卒則不名如滕侯卒宿男卒之類是也綱目不書名者如此年之秦伯三十六年韓侯之類考之前史皆不載其名雖或間見於後人附注之中亦不得知其實故皆從滕侯宿男之例亦及史闕文之意也若強以附注不可信之名而名之則失春秋之旨矣

庚申

八年

秦孝公燕彗星見西方

集覽

彗星杜預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音

似義反正義曰彗徐醉反又先到反妖星光芒偏指如彗者也春秋鉤命決宋均注云彗五彗也色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疆國恣黃則女言色奪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賊江河決賊處處起揚韓占云其象若竹彗木條長短無常長大見久則災深短小見不久則災狹也

衛公孫鞅入秦

秦孝公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姓者厲蹠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秦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公孫鞅聞之乃西入秦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產產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產曰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君謀後以告子必速行矣鞅曰君而後臣故先為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殺之豈不特哉鞅既至秦因變臣景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特哉鞅既至秦因變臣景

監以求見說以富國彊兵
之術孝公大說與議國事
隋改岐州唐改鳳翔府括地志云岐山在岐州岐
山縣東北十里雍扶風雍縣也
本紀孝公十九年天子始封爵為伯正義曰伯音
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疏解云案辨
名記天子無爵而以天子為爵稱者言爵醜也所
以醜盡其材天子有聖德居無極之尊位謂之爵
稱亦何傷而云無爵者謂無如諸侯以下九命之
爵耳豈謂無尊美之爵乎記郊特牲云古者生無
爵死無謚天子有謚有爵明矣姓者厲蹠簡公出
子之不寧自厲共公蹠公簡公至出于其間懷公
自殺出子被殺故曰不寧也秦本紀曰秦以姓者
數易君君臣乖亂樂陽蘇林曰樂音藥徐廣曰樂
陽漢萬年縣也括地志云標陽故城一名萬年城
在京兆灤陽縣東北分土分扶問反凡裂土以封

諸侯其受封者各有公也公孫鞅公孫氏也鞅名
也音倚兩反秦封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公叔
也音倚兩反秦封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公叔
魏策注死者人之所不能避故云中庶子戰國魏
策作衛庶子注此公務官別於國官及太子官
臣景監嬖臣便幸近習也景監姓名楚之族監去
聲

正誤天子致伯伯今按秦自襄公伐晉春秋已書秦伯
有功封為諸侯穆公伐晉春秋已書秦伯
何乃方伯之伯周禮九命作伯伯謂諸侯之長也
伯乃方伯之伯周禮九命作伯伯謂諸侯之長也
實一統志云岐古之邑名即太王所居岐周之地
春秋戰國為秦地始皇并天下以屬內史漢初

更為中地郡尋更為右扶風三國魏改為扶風郡
晉為秦國後魏改置秦平郡尋改為岐州西魏改
為岐陽郡隋初為岐州後改為扶風郡唐初復為
岐州後改為鳳翔府宋因之屬秦鳳路金置天興
軍元為鳳翔路本朝復為鳳翔府屬陝西道雍置

古之邑名本召穆公之采邑春秋時為故雍秦置

古之邑名本召穆公之采邑春秋時為故雍秦置

古之邑名本召穆公之采邑春秋時為故雍秦置

古之邑名本召穆公之采邑春秋時為故雍秦置

古之邑名本召穆公之采邑春秋時為故雍秦置

古之邑名本召穆公之采邑春秋時為故雍秦置

古之邑名本召穆公之采邑春秋時為故雍秦置

古之邑名本召穆公之采邑春秋時為故雍秦置

古之邑名本召穆公之采邑春秋時為故雍秦置

古之邑名本召穆公之采邑春秋時為故雍秦置

古之邑名本召穆公之采邑春秋時為故雍秦置

古之邑名本召穆公之采邑春秋時為故雍秦置

古之邑名本召穆公之采邑春秋時為故雍秦置

古之邑名本召穆公之采邑春秋時為故雍秦置

古之邑名本召穆公之采邑春秋時為故雍秦置

雍縣漢屬右扶風後魏為秦平郡治隋為扶風郡
治唐至德初改為鳳翔縣仍新置天興縣後省鳳
翔入天興金復改為鳳翔縣元仍舊本朝因之
屬鳳翔府(麟陽)秦之縣名屬內史漢高帝初都於
此既葬大上皇於高年歲遠分襟陽置萬年縣治
襟陽城中改及名高年城今慶為鎮故城在西安
府臨潼縣
此五十里

書法

上書見西方下書入秦韓之為書大矣東
諸侯其憂乎通鑑是年不書書見綱目特
此而書之其旨微矣書始此終綱目書書十
有七是年魏王十年十二年始皇三十二年漢
景帝二年葬癸酉晉成帝咸康二年孝武宣康
元年安帝義熙十四年陳文帝乙酉唐高宗總
章元年睿宗太極元年文宗開成二年懿宗咸
通五年昭宗大順二年昭宣帝天祐二年後唐
癸未書字五十三則
書之為變非率比矣

發明

天人相應之機至不可誣也自聖經災異
之書絕筆於獲麟之後泯泯勢勢至于戰
國亂離瘼矣天變於上民病於下不可一端舉
也今也上書彗星見西方下書衛鞅入秦何哉
蓋秦自用鞅之後奮其餘烈日肆虎狼之毒吞
噬列國凡上世神明之宵掃殄無遺原野厥人
之肉川谷流入之血災變之形孰有大於此者
不惟是也廢井田開阡陌罷封建置守宰舉先
王之典籍盡畀之烈燄之中自昔三伐數聖人
良法美意掃地不存其為彗也大矣星變之烈
豈偶然哉然則鞅乃西方之彗出而掃滅宇內
者爾通鑑是年不載彗星之出綱目取諸遷史
年表特筆于此蓋有深意存
乎其間君子不可不察也

九年

十年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辛酉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死鞅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
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
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
龍曰不然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
更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
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
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公曰善乃以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
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
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
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爵為私闢者
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
復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斂宗室非
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
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
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
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徙之輒與
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

五十金乃下令行期年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
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
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傳公子虔黥其
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
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闕鄉邑大治秦民
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此亂法之民也
蓋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司馬公曰夫信者
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故古之王者
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其親不欺四隣善為國者
為家者不欺其親不欺四隣善為國者不欺其
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善者反之是以上下離其
豈不哀哉商君以刻薄之所傷所獲不能補其
敢忘信以畜其民况為集覽坐索隱曰什伍者
四海洽平之政者哉連坐糾發也一家有罪九家
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正義曰司管也為什
伍之法使之相牧相管以率受爵率與律同復其
身復音福除也謂除免其身役事未利事務也末

利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文云本業耕織舉以
 為收孳孳妻子也索隱曰謂糾舉而收錄其妻子
 沒為官奴婢論不得為屬籍論平聲議法也謂宗
 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宗屬之籍名田宅臣妾衣
 服案商君本傳此句之下有以家次三字對上句
 以差次或以名字作上句讀誤矣索隱注謂各隨
 其家爵秩之班次不使僭侈踰等也漢武帝時董
 仲舒言宜限民名田以贍不足杜佑通典注名田
 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者可足
 也漢哀帝初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
 列侯公王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
 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百
 人婢二百人侯吏民三公十人
 差等也各田宅臣妾衣服集覽引史記此句當蒙上
 以家次三字今按通鑑節去三字則此句當蒙上
 字各以差次四字

正誤

書法

定書新律令多矣書省書正書更起書
 首變古也故書衛鞅而削其族網目書律令之
 變二十五年秦壬戌變法惠四省法令漢元光五
 定律令成河平元省律令甲申賈充正法律宋
 辛卯魏更定律令丁巳再書已未高允議定辛
 未魏更定齊律書成癸未周頒大律丁酉周頒
 更定庚午齊定律癸未周頒大律丁酉周頒
 書已亥周作刑經辛丑隋初行新律癸卯隋更
 定律大業三頒新律戊寅唐定律令貞觀元更
 定十一年定律令五代庚午梁定律令癸未唐
 復舊律令丁巳周作刑統書變法者一而已

十一年

元韓昭侯

秦敗韓師于西山

十二年

十三年

丑乙子

卷之三

三十一

三十一

十四年齊魏會田于郊

魏惠王問齊威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
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曰後各十
二乘者十技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
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
則楚人不敢為寇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
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趙之人
而徙者七千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
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慙
色

集覽

郊漢書呂產封郊索隱曰郊縣屬沛郡一
作汶音下交反檀子檀姓也史失其名索
隱曰古者大夫皆稱子南城縣名屬泰山
黔音渠金反徐州索隱曰即薛縣也徐音舒非九

州之徐春秋作舒州賈逵曰說文作邾邾在薛縣
是也邾國志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紀年云梁
惠王邾邾遷于薛故名徐州削徐與邾金音舒正

義曰徐州齊西北界上也地名也在渤海
東平縣種首名也史失其姓種上聲

質實

志云

高唐春秋齊之邑名漢始置縣屬平原郡後魏置
南清河郡北齊罷郡隋初以縣屬貝州後屬清河
郡唐改為崇武縣後復為高唐縣屬博州五代梁
改魚丘縣後唐復舊晉改齊城縣漢復為高唐縣
宋金仍屬博州元初屬東平路至元
中改為州本朝因之屬東平府

書法

會不言故言故醜辭也書會田于郊醜之

魏主穆宗長慶二年書獵二十二年武帝元鼎五年
成帝元延三年桓帝末興二年延熹元年六年
靈帝光和五年末癸卯唐貞觀五年十二年
六年後唐甲申再獵乙酉凡田獵幾也惟魏太

武唐太宗
非譏辭

十五年秦敗魏師于元里取少梁○魏伐趙圍邯鄲

十六年齊伐魏以救趙魏克邯鄲還戰敗績

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為將軍自以能
 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其足而黜之欲使終身廢
 棄齊使者至魏臏陰見之使者竊載以歸田忌客
 之進之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至是謀救趙
 以臏為將辭以刑餘之入不可乃使田忌為將而
 孫子為師居騫車中坐為計謀忌欲引兵之趙而
 子曰夫解難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戟批
 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
 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
 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
 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大敗

集覽 解難亂紛糾者不控拳孫子本
 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傳拳作捲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之者當
 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案捲即拳劉氏釋
 云控總控縮非也救鬪者不搏戟索隱曰謂救鬪
 昔高善為解之母以手助相搏戟則其怒益熾矣

案批謂以手持批刺人也批亢擣虛索隱曰批白
 結反相排批也亢拒也擣擊也衝也虛空也謂敵
 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田忌
 擊梁之虛也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謂若
 批其相亢衝擣彼虛則昇事形相格而得其勢自
 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格音閤鼓閤不得行也

正 誤控拳今按作拳拳擊說則與下文救鬪者不搏戟
 註攘臂猶持臂也解難亂紛糾者不控拳蓋以理
 批也猶左傳言辭亂紛糾者當徐解之不可急持
 批也猶左傳言辭亂紛糾者當徐解之不可急持
 處也漢書婁敬云與人鬪不盭其亢拊其背未
 全其勝也音義皆同批反擊也史記批其逆鱗亦
 謂龍疾下有逆鱗也此言批亢謂擊其要處也
 文云引兵疾走其都即要處也若彼亢拒而我擊
 之則與擣虛矣

韓伐東周取陵觀廩立

集覽

伯莊曰觀工喚反廩立

地理志兗州有廩立縣

質實

一統志云廩立周之邑

屬韓漢置廩立縣屬高平郡

春秋時屬齊戰國時

隋省入鄆城縣故城在東昌府范縣義東堡春秋齊

魏移兗州於廩立即此

巳巳

十七年秦伐魏○諸侯圍魏襄陵

集覽

襄陵河東有

平陽

一統志云襄陵晉大夫卻犇之食邑名以

郡魏屬平陽郡後魏分置擒昌縣北齊移擒昌治此

隋復為襄陵縣唐徙治於汾水之西五代晉屬絳州

改屬河中府宋屬晉州金屬平陽府

施仍舊本朝因之

韓以申不害為相

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干韓昭侯

昭侯用以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

子之身國治兵彊申子嘗請任其從兄昭侯不許

今將聽子之請而廢子之術乎已其行子之術而

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之術乎已其行子之術而

私請將奚聽乎申子乃辭舍請罪曰君真其人賜

昭侯有弊務命戲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

左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頓一笑頓有

集覽

學黃老刑名申不害本傳甲子之法清簡無為君

質實

一統志

有八十一篇刑名注

見漢景帝元年

十九年秦徙都咸陽始廢井田

衛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井田開集覽冀闕正義曰冀記承凡三十一縣也記列教令當於此門闕也闕在門兩旁中夫闕然為道崔豹古今注云人臣至此則思其所闕蓋為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上員下方以其縣法謂之象魏象治象也魏者其狀巍然高大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兩觀雙植中不為門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咸陽漢高更名新城漢武更名渭城今長安是關中記秦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始皇都咸陽今城南太城是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城在渭水北又在九畎諸山之南故名咸陽同室內息者為禁息止也秦俗父子兄弟同室居止鞅始更為制而禁之開附陌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正義曰案謂驛也平斗桶權衡桶音勇字通作甬量器名今之

也稱錡曰權稱上曰衡權與物鈞而生衡所以知物輕重記月今仲春角斗甬注角平之也仲秋平權正誤開阡陌今按阡陌乃田間路徑如遂上有徑是陌洫上有涂是阡所以正經界也商鞅皆破開為田開阡陌朱子說質實一統志云咸陽開非開創之開此朱子說秦之縣名孝公徙都於此其地在山南水北山水皆陽故名咸陽漢初曰新城縣元鼎初改渭城縣東漢省晉時石勒於此置石安縣後符秦置咸陽郡隋郡廢唐復為咸陽縣屬京兆郡宋金仍舊元省入興平縣尋復置縣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

書法

書法何罪首變古也凡立法有

發明

唐虞夏商周而法始大備前世論之詳矣

變古之罪不可勝誅然綱目皆以秦書而不以

鄭伯叔子杞男之類甚至葉以楚之屬縣亦稱曰公今焉衛之自貶特迫於勢之微弱求為取容之地爾彼韓趙魏乃晉之大夫衛與晉為兄弟之國其視三家則其外臣也其為服屬不亦傷乎然三家尚能併晉而有之又何有於衛哉特其土地褊小不足以動三晉之心不然豈貶號所能免耶特等書此亦足見強大之凌弱小而微者之不能自立其亦可哀也已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諸侯會于京師

集覽

京師公羊傳京者何天

子之居必以衆天之辭言之

書法

會于京師何非朝也天威咫尺而莫之朝焉以是為不恭故書諸侯不序畧之也據

濁澤之會諸侯皆序

二十六年致伯于秦諸侯賀之秦使公子少官帥師

會諸侯來朝

書法

諸侯何以不序畧之也來朝也其畧之何

觀諸侯之常禮而待命於人是以為不恭故畧之也書曰秦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來朝屬辭比事而諸侯之慢秦之強可見矣已受諸侯之賀而使大夫朝周秦之不王孰甚焉然則曷為書會諸侯不以大夫主諸侯也綱目之修君臣之分而已自入綱目至周亡凡六王百四十八年其來朝者二烈王六年周衰甚矣

發明

秦至是蓋益強矣致伯于秦周之取容也

情見矣

卯巳

二十七年 案史記是年齊宣王元年通鑑與史記不

此年放

辰庚

二十八年 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

子申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
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
而入於魏矣是吾代韓受魏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
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
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想於齊吾因
深結韓之親而晚孟小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
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
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臏
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
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子曰彼三晉

劉一本作列

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
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
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
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
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
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
馬陵馬陵道陘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
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
暮見火舉而俱發魏師大亂消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
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消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
之名齊因乘勝大魏師大亂消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
敗魏師虜太子申集覽蹶上將魏武帝曰蹶挫也
蹶弊也大將軍必致僵仆馬陵徐廣曰在魏州元
城東南一里正義曰虞喜志林云濮州鄆城東北
六十里有陵澗谷深峻可以質實道名在大名府
置伏案龐涓敗在此徐說非質實道名在大名府
城東南一里正義曰虞喜志林云濮州鄆城東北
六十里有陵澗谷深峻可以質實道名在大名府
置伏案龐涓敗在此徐說非質實道名在大名府
城東南一里正義曰虞喜志林云濮州鄆城東北
六十里有陵澗谷深峻可以質實道名在大名府
置伏案龐涓敗在此徐說非質實道名在大名府

城東南

置伏案

質實

道名在大名府

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魏

獻河西地於秦徙都大梁秦封鞅為商君

考異

無提

衛鞅言於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卬將而禦之軍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因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大梁乃數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秦封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胡氏曰使鞅而可殺殺鞅而魏長無患未害為殺無罪以利已仁者不為也况天下不止一鞅可勝殺乎惠王不恨不為也况天下不止一鞅可勝殺乎惠王不恨不用孟子之言而以不用公叔之言為恨其亦可謂愚矣

集覽

大梁本地名大音秦正義曰從蒲州安邑

正誤

害為殺無罪以利已

質實

云一統志

洛縣是商州東九十里於弘農正義曰古商國今商五邑索隱曰商於皆在弘農正義曰古商國今商里案十五邑近此二邑宋害

開封府後唐復為汴州晉漢周皆為東京開封府

宋因而都之金陵為汴京後復都焉元改汴梁路本朝仍為開封府屬河南道

書法

執五是何謗誦也書誘執始此終綱目書誘

發明

秦尚功首虜之國也疾驅力戰類皆無名

秦

師至是伐魏誘執其將則詐謀為益甚

矣

歎以是而受封秦以是而賞功書之詳詞之

信

之詐謀若此而猶欲以徒木予金亦詐謀也

齊趙伐魏

三十年 楚威王 商元年

三十一年秦伯卒秦人誅衛鞅滅其家

孝公薨太子立是為惠文王公子虔之徒告商

欲反發吏捕之商君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

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為法之弊一

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內之秦秦人攻殺之車

以狗盡滅其家初商君用法嚴酷步過六尺者

罰棄灰於道者被刑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為

十年人多怨之嘗問趙良曰我治秦孰與五殺大

夫賢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

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良曰五殺大夫

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

一救荆禍巴人致貢犬戎來服其為相也勞不坐

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及其

死也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壽者不相杵今君之

見也因景監以為主其從政也陵轢公族殘傷百

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詩曰得人者興失

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

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

而趨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罷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而無變計秦王一曰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不聽居五月而難作胡氏曰鞅至是雖有變計亦無所施矣何則百姓者其讐也六國者其敵也惠文王之憾不可平公子虔之刑不可補商於叢爾之地不足自蔽也欲圖善後之策亦無所為而可矣嗚呼刑名之學刻薄之徒

集覽 五段大夫荆之鄙人左傳亦可以少戒哉

以勝秦穆姬晉世家作虜并伯百里奚正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宋并伯宛人也宛屬楚楚初國于荆州故云荆案春秋初例稱荆僖公後始稱楚百里奚後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穆公以五段羊皮贖之授以國政號五段大夫或曰百里奚自賣五段皮為人養牛以要秦故曰舉之牛曰之下三

置晉君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也一救荆綱索隱曰案十二諸侯年表秦穆公二十八年會

晉伐楚朝周此云救荆禍未詳巴人注見漢獻建安二十年犬戎正義曰黃帝之後生并明并明生白犬是為犬戎也後漢書犬戎槃瓠之後今長沙武陵太半是童子不歌謔者不相并記曲禮上隣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注助哀也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關戰索隱曰關音吸戰之名也鄭詁生音吐臘反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曰此是周書文也孔子所定之餘秦國之所秦之將欲收鞅者其效甚明矣故云豈其微哉

書法 人衆辭也誅例有二書伏誅者重辭也直書誅者快辭也誅董卓誅馬騰誅步闡誅

漢誅史欽誅張舉誅元鑒誅卓誅馬騰誅步闡誅田希鑒誅劉洸直書誅而

削其官皆甚快之辭也

發明 吳起亦鞅之流也起書殺而鞅書誅是輕惟楚羣臣有射中王尸之罪而起鞅之輕

重亦可見矣蓋起之少恩足以比其軀而鞅之詐力至於貽禍無窮固非起之比也然秦之於用其詐以滅六國亦以自滅其國鞅之相秦欲治商鞅之術者可不鑒哉後之

三十二年 秦惠文王元年 韓申不害卒

書法 卒在位也綱目不皆卒大夫在位卒功卒賢卒盜賊書死獄死書死戰死書死死義

書死之

三十三年 宋太丘社亡 **集覽**

宋太丘社亡封禪書注索隱曰應劭云社以社名地非也史記漢武本紀周德衰宋之社亡注正義曰社生民也社以石為之宋社即亳社也武王伐紂而社以爲監戒周德衰國將危民故宋之社爲亡

殷後也

孟軻至魏

孟子軻人名軻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是歲魏惠王甲詞厚禮以招賢者於是孟子至梁見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有利乎孟子曰君曰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君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天下交夫曰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惠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不能用也

書法

至無事不書此其書何特筆也鄒人也何

三十四年 秦伐韓 拔宜陽

三十五年 魏惠王

丙戌 丁亥

司馬公曰史記六國表魏惠王三十六年薨襄王
三十六年薨哀王二十二年薨後十六年薨竹書紀年惠王
以爲史記誤分惠王之世爲二王之世蓋世本惠
王生襄王而無哀王且竹書魏集覽及家竹書紀
史所書必得其真故今從之集覽年索隱曰王
邵案紀年之書多是偽謬晉武帝時汲郡人不準
盜發魏襄王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
紀年十三篇書中與經傳大異者云夏年多殺益
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共伯
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書多燼簡斷
釋之晉武乃詔東晉隨分

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

書法

會言故醜辭也濁澤之會書求爲諸侯安
十三年于郊之會書田顯十四年徐州之

會書相王皆醜之也按分注是歲魏惠
王復改元稱一年則以稱王之故歟

楚滅越

越王無疆伐齊齊說之使伐楚楚人大敗之盡取
吳故地東至浙江越以此散諸公族爭立或爲王
或爲君濱於海上而朝服於楚

三十六年楚伐齊

韓侯卒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門何也不
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往
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
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也
是門成而昭侯卒

集覽

時在魏顧益奢顧反也時

時衰耗而竹奢修

秦大敗魏師擒其將龍賈取離陰

集覽

離陰魏地在

地理志上郡有離陰縣

管實

離陰古色名秦

故城在鄜州洛水之北

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後屬秦漢置離陰縣屬上郡

晉為赫連勃勃所平後魏於此置上郡又分置綏州

隋初改為上州後改為離陰郡唐初改為綏州天寶

中改為上郡乾元初復為綏州宋改為綏德城元符

初置綏德軍金復為綏德州元

仍舊本朝因之改為屬延安府

六國

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去

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被兵者以趙之為蔽其

之內夫不憂百里之內而重千里之外則燕必無患矣

此者願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必無患矣

公從之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

之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而秦不敢舉

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攻韓魏無名山

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

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臣

以天下之圖按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權於秦度諸侯之

十倍於秦而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秦患而不與

割地以事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

其憂故臣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

圖國卷二

周原二

四一

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
 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
 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且韓地有盡而
 秦求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
 結禍者也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
 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秦說魏惠王曰
 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而人民甚衆武士蓋
 頭奮擊各二十萬斯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
 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臣願大王熟計之
 也魏王聽之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
 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即有軍役不待發於
 遠縣而臨苗之卒已二十萬矣夫韓魏之所以
 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
 存亡之機決矣幸而勝則兵半折四境不守不勝
 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此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
 為之臣也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過陽晉經元
 終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

不敢過也秦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是
 故初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
 明矣不深料此而欲西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
 顯天下之疆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
 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故秦之所害莫
 如楚楚之與秦其勢不兩立從親則諸侯割地必
 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
 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為從約
 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傳國都而止傳音附著也止謂兵止於此禍必中
 於趙中竹仲反戰國策注猶射中的也衛人如張
 儀之徒衛讀曰橫恐愒索隱曰愒許弓反相恐齊
 也鄭氏音慈義疎身富榮句絕擯秦正義曰擯棄
 也史記作賓秦案禮金路以賓賓讀作擯義異音
 同故史記借用索隱注為賓賓讀作擯義異音
 縣名後屬魏州左傳注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
 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洹水音桓今土俗音來應劭

集覽

口在湯陰界墳曰在今安樂縣北繞秦繞音女巧
反又火高反揆也亂也效之效獻也寧為雞口無
為牛後我國策作寧為雞尸不為牛從延篤注尸
主也從牛子也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
後也鮑彪校注云沈括辨亦以為雞尸牛從案蘇
秦稱牛後者蓋故以惡語侵韓欲昭侯怒而從之
耳雞尸牛從謬誤也正義曰雞口雖小猶能進食
牛後雖大乃出糞也蒼頭師古曰長大有脅力者
之號項羽傳異軍蒼頭應劭曰言其與眾異也蒼
頭謂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
十萬如淳曰蒼頭魏兵卒之號也晉灼曰殊異其
軍為蒼頭謂著青帽也所徒廝養馬之賤者也徒
僕隸也四塞塞先代反高誘曰四面有山關之固
故曰四塞亢父鄭德曰音亢甫索隱曰亢舊音剛
劉伯莊包愷並音苦浪反地理志東平亢父縣摺
地志云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里方軌爾雅
舟者併兩舟則此軌亦兩也猶言並轍也此
地毗義反聯次也行胡剛反列也狼顧狼性怯走

喜回顧疑虛喝索隱曰桐音通桐疑恐懼貌虛
喝喘息亦懼貌戰國策注高誘曰桐痛也言疑之
其喝呵也秦自疑懼不敢進兵故作恐怯之詞必
給韓魏霸王于況反後倣此輜重輜載衣車重
載物車師古曰行耆之資總曰輜重正義曰輜重
也謂軍糧什物雜廁載之以其累重故曰輜重
正誤四塞今按塞參則切四塞四向皆充實也桐
疑虛喝今按喝高誘訓詞為是謂以虛詞詞
也一統志云涇水周之地名春秋時屬晉戰
也國時為魏武侯別都漢置魏縣屬魏都
因之北齊省入昌樂縣隋初復置隸武陽郡唐隸
魏州宋屬大名府金元仍舊本朝因之屬大名各
府元父古邑名春秋屬魯戰國屬楚漢置亢父縣
屬東平國三國魏及晉宋皆仍舊隋省之故城在
兗州府濟南
州南六十里

書法

以為長何著六國之志也至連衡則書秦
使張儀說之矣從橫之說童子蓋之此何

寧秦漢始置華陰縣以在華山之陰故名唐分置潼
津縣尋省入華陰垂拱初改僊掌縣神龍中復曰華
陰寶曆中改太陰縣後復為華陰縣宋
金元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

庚寅

三十八年

辛卯

三十九年秦伐魏魏獻少梁河西地於秦

壬辰

四十年秦伐魏取汾陰皮氏拔焦

集覽

汾陰地理志

括地志云今蒲州縣其故城俗名殷湯城在汾陰北
九里皮氏地理志河東有皮氏縣括地志云即絳州
龍門縣故城在龍門西百三十步焦地理志弘農陝
縣有焦城括地志云古焦國在陝縣東北百步古號
城中東北隅因焦水為名武
王克商封神農之後於焦

質實

一統志云汾陰戰國時魏邑名漢置

汾陰縣屬河東郡晉時割淵省入蒲坂縣後魏復置
屬汾陰郡隋屬河東郡唐初屬秦州尋改屬蒲州關
元中改寶鼎縣宋真宗祀汾陰改曰榮河縣置慶成
軍尋廢以縣屬河中府金置榮州元仍為榮河縣
本朝因之改屬平陽府皮氏春秋時晉邑名戰國時
屬魏秦置皮氏縣漢屬河東郡魏晉皆屬平陽郡後
魏改龍門縣及置龍門郡隋初郡罷以縣屬蒲州唐
置秦州貞觀中州廢以縣屬絳州元和初屬河中府
宋宣和初改為河陽府金屬榮州後復屬河中府元
仍舊本朝改為神農之屬平陽府焦古邑名以焦水為名
周武王克商封神農之後於此為焦國春秋時屬晉
戰國時屬魏後屬秦漢置焦縣屬弘農郡東漢省之
故城在河南府陝

○宋公第偃遂其君別成而自立

癸巳

四十一年

楚懷王

秦客卿張儀伐魏取蒲陽既而歸

之魏盡入上郡以謝秦以儀為相

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
游諸侯無所遇蘇秦召而辱之儀怒入秦秦王請
之以為客卿至是將兵伐魏取蒲陽言於秦王請
復以與魏而使公子繇質焉儀因說魏王曰秦之
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
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焉儀無而相秦
風俗通曰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鬼谷地名扶風
池陽頽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其所居因號焉
樂臺注鬼谷子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事鬼
谷也羣書考索曰鬼谷先生周時高士姓名不聞
以其所隱地名自號焉蘇張師之授以捍闔分其
書三卷蒲陽今河東蒲阪縣是也魏世家秦拔我
蒲陽括地志云蒲邑故城在隰州隰川縣南四十
五里居蒲水北故名蒲陽又蒲阪注見赧王十二
年質焉句絕質音致正義曰國疆欲待弱之來相
事故遣子及貴臣往為質此音陟利反國弱懼其
慢伐令子及貴臣往為質此音直實反二國敵亦
為交質此音致如左傳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

集覽 鬼谷先生

忽為質於周是也
正誤 使公子繇質焉今按質字以疆弱
交質之類宜何音要之質
子為質之質皆當讀若致
質實 一統志云鬼谷先生春秋晉平公時
人姓王名詡嘗入雲氣山採藥得道顏如少重居
清溪之鬼谷蘇秦張儀嘗問道三年辭去子曰二
子輕松喬之末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鬼谷處人
間數百歲後不知何之或曰嵩高之陽城亦有鬼
谷又按鬼谷地名在河南府登封縣北五里史記
蘇秦洛陽人師於齊而習於鬼谷即此蒲陽春
秋時晉邑名以居蒲水之北故名戰國時屬魏秦
屬河東郡漢為蒲坂縣後魏改置河東郡後周改
為蒲州隋復為河東郡治河東縣唐初改為蒲州
屬河東道開元中改為河中府五代梁置護國軍
節度宋仍舊屬陝西路金為蒲州尋改為河
中府元因之本朝復為蒲州屬平陽府
書法 齊伐燕取十城已而歸之不書二十七此
書之何著秦讀也秦蓋屢用之矣故取蒲

綱目卷一

綱目卷一

綱目卷一

甲午

四十二年秦縣義渠

集覽

昭王滅之括地志云今寧涇慶三州本其地案地理志北義渠道也秦置北地郡渠縣屬北地郡漢因之東漢至晉復陷於魏置義渠郡隋改為弘化郡唐初置慶州天寶初改為安化郡宋初改為慶州後陞為慶陽軍金改為安國軍後置慶元路元為慶陽府

陽既而歸之則書歸焦曲沃於魏則書復與楚上庸則書復與魏蒲阪則書皆所以著其譎也

秦歸焦曲沃於魏

考異 提要書曰秦

集覽 志河東曲

沃縣漢武改名聞喜括地志云曲沃故城在陝州陝縣西南三十二里今曲沃店是

質實 志云

曲沃春秋時晉邑名戰國時屬魏秦漢為河東郡絳

地晉屬平陽郡後魏置曲沃縣屬正平郡後周始

樂昌隆隋屬絳州又移治絳邑故城北

四十二年趙侯卒

肅侯嘗游大陵大戊午諫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

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是歲堯子武靈王立置博

四十四年夏四月秦初稱王

書法 秦潛也凡稱者不宜稱者也是故不宜王

而王則書稱王不宜帝而帝則書稱帝稱皇帝

四十五年秦張儀伐魏取陝

集覽 陝地理志弘農有

質實 一統志云陝古邑名周為魏國地春秋時

弘農郡治魏晉因之後魏改置陝州隋初州廢以縣屬河南郡後復置弘農郡唐初復為陝州後改為陝府尋陞保義軍宋改保平軍金改西安軍元仍為陝州本朝以陝西入屬河南府

蘇秦自燕奔齊

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恐得罪說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王許之乃偽得罪於燕而奔齊齊王以為客卿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傲齊而為燕

書法

於是秦通於文公夫人恐得罪說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王許之乃偽得罪於燕而奔齊此偽奔也曷為以奔書其奔則偽其所所以奔則實書奔所以著秦之隱也

四十六年

齊史記是年秦齊楚會于葛桑集覽

洋采桑服虔曰程地索隱曰河渠書葛桑浮兮淮泗滿徐廣云在梁彭城間張晏云地名如淳云邑名為水所浮漂裴駟云左傳作采桑今平陽陽曲南也然字作葛桑或云葛桑衛地恐非

秦相張儀免出相魏

書法

相必稱以恒辭也據四十二年秦以儀為用也故去就在此相魏取合在黃歇則不書魏以張儀為相而書張儀出相魏取合在黃歇則不書楚徒封黃歇而書黃歇徒封於吳

發明

四十年又書張儀伐魏取蒲陽矣四十五年乃出而相魏以儀之反覆固不足多責為魏國者不亦愚之甚耶且蘇秦不思前年之伐我者

誰歟姓年之及我者又誰歟彼親用兵以伐我
既與我之父兄子孫交鋒接刃力為仇敵今乃
出而相我後之親史者猶且惡其譎詐為之恣
然不平魏乃乃國應之然後知儀之為反覆小人
網目前後所書觀之然後知儀之為反覆小人
而魏之為削弱不能自立也卒斃于秦不亦宜
乎

韓燕稱王

考異

據四十四年分注趙武靈王稱王
七年分注趙惠文王則趙亦稱王矣

然諸國稱王皆書
而趙獨不書疑漏

時諸侯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
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

書法

於是趙武靈王不肯稱王令國人謂已曰
君則何以不書常事也而五國之罪著矣

紀四十七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

儀相魏欲令魏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
不聽秦伐魏取二邑而陰厚儀益甚

庚
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

是為慎
魏王

齊號薛公田文為孟嘗君

考異

提要號
作封

初齊王封田嬰於薛號曰靖郭君嬰言於齊王曰
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厭
之悉以委嬰嬰由是得專齊權嬰有子四十一人
其賤妾之子曰文通儻饒智畧說靖郭君以散財
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請
以文為嗣嬰卒文嗣立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
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司馬公曰
君子之養士以爲民也今田文蓋君之祿以立私
黨張虛譽上海其君下蠹其民是蓋人之孽耳書
所謂通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孟嘗君聘於楚

楚王遺之象林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謂公孫成曰
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知願獻之成許
諾入見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悅君之義
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狀則未至之國何
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成趨出未至中閨
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成以
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
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司馬公曰孟嘗君可謂
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譏之心猶將用
之况盡忠無私以事其上者乎詩曰采芣菲無
以下體孟嘗君則靖郭君索隱曰死後別號靖郭耳
嘗君有焉集覽則靖郭或封邑漢齊王舅父駟鈞
封靖郭侯是也五官之計齊國策注引記曲禮天
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
計其事之凡也高誘曰計簿書也凡而厭之齊國
策王曰說吾而厭之注言汝既說我則不得自厭
故悉以五官之計委之通儻或作侗儻注侗儻卓
異也侗音他歷反登徒直送之史記注登徒姓名

丑辛

慎觀王元年

燕王會

衛更更號曰君

楚大夫登徒子也直猶當也當送象林齊國策注
登徒楚官也文選宋玉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登徒
姓非詐譏漢息夫躬傳造詐正誤五官今按田嬰
譏之策注譏虛遠反亦詐也告齊宣王乃諸
侯五官禮記諸侯適天子命五官而后行註五官
五大夫典事者諸侯有三卿五大夫即五官也凡
而厭之今按此謂齊王厭於聽覽也

書法

書賜號始此終綱目書賜號九是年宣帝
四年宰衡陳已報周道遠公唐大曆十四年郭

子儀尚父昭宗景福二年王行瑜尚父天復二
年朱全忠回天再書守三功臣壬申錢鏐
尚父劉守先書不與惟享曼郭子儀無譏焉

書法

趙武靈王今國人謂已曰君不書此何以
書誅心也不知守國自貶以求媚於人其

二年魏君瑩卒孟軻去魏適齊

考異

魏瑩王薨子襄王立孟子入見出語人曰望之不

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
定吾對曰定于一魏詰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
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今夫天下之
人殺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
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至齊宣王問齊桓晉文
之事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臣未之
聞也無已則王乎王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
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齒曰王坐於
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
將以爨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
死地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詩云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

藥王爵卑先祖甚矣魏曰目前書曰君甚之也

號為侯此書曰夏啟監曰君甚之也

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
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
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
之教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

集覽

血塗纍新鑄鐘殺牲以

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纍之以微豚禮春官天
樂寶器鄭司農云纍讀為微或曰纍鼓之纍刑
寡妻詩思齊篇文公傳曰刑儀法也寡妻猶言
小君言文王以儀法內施於閨門而及于兄弟
御于家邦

書法

魏橋王矣其曰魏君何民無二王也然則

於天子者而既棄之矣吾又安得而予之哉曰
君焉是夷之於禘也自是五國皆卒撫君上書

魏君瑩卒下書王制
去魏讓在嗣君矣

發明 是時魏已稱王矣胡為止書魏君哉夫王

者有天下之法其義甚明當時徐楚吳越皆

號稱王聖人待以夷狄皆書曰子所以深加賤

絕示天下以民無二王之義也戰國之初三晉

始得侯爵至顯之三十五年綱目書齊魏會于

徐州以相王四十五年書秦初稱王四十六年

書韓魏稱王則是當時諸侯皆稱王矣然綱目

於諸國未稱王之前各書本爵至稱王之後通

書曰君蓋不稱王之前各書本爵至稱王之後通

以居其名無其實烏可居其名哉自是而後列國例皆稱君矣

三年魏襄王楚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關秦出兵逆

之五國皆敗走考異提要無五○宋稱王

四年秦大敗韓師于脩魚虜其將鯨申差

集覽 鯨申差今按索

曰地名戰國屬韓鯨申差韓之

大將名鯨鯨反差初街反

正誤 鯨申差今按索

是曰鯨

日申差

新首八萬諸侯振恐

齊大夫殺蘇秦

魏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

書法 兩下相殺不書此何以書以為秦之護

張儀說魏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

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四境者不下十萬

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也恒水之上

結為兄弟以相堅也今觀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

財相殺傷而欲待反復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
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
衛取陽晉則趙不南梁不北而從道絕矣大王之
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
請成於秦儀集覽河外正義曰卷衍酸棗皆黃河
歸復相秦集覽南岸地故曰河外卷衍酸棗地
理志卷縣在河南酸棗縣在陳留衍地志關徐廣
曰卷即卷津在滎陽與衍相近卷音權字林音丘
權反正義曰卷與衍在鄭州酸棗屬滑州陽晉
括地志云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實
實一統志云卷縣屬河南郡後省之故城在開封府原
武縣之西北酸棗古邑名春秋時屬鄭戰國時為
韓所都秦置酸棗縣漢屬陳留郡後魏屬東郡北
齊廢之隋初復置屬滑州後屬滎陽郡唐屬滑州
五代梁屬開封府宋改延津縣金置延州後廢之
元仍為延津縣本朝因之改屬開封府陽晉古
名秦戰國俱屬衛秦滅衛遂廢之故城在堯

州府曹縣西北三十七里

書法

張儀出入綱目悉書之特筆也秦之誦張
儀為之然則秦能用儀矣其亦書相秦何
義魏人也相秦而書曰歸所以著前之出為秦
謀而非果免也今乃歸而復其位焉耳不書秦
以非新命也

五年秦伐蜀取之

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韓又來侵
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
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
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
不聽先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
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我
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
其地欲疆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

國自來一

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我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馬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實附也。今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也。不如伐蜀。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秦以益疆富。集覽：司馬錯田完之裔，完爲齊大司馬，厚輕諸侯。集覽：後因氏焉，錯名也。音措。二周，周公羊傳曰：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高誘曰：西周王城，今河南也。東周成周，洛陽之地。索隱曰：周考王封其弟於河南，爲桓公。平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長子曰西周公，封少子於鞏，仍襲父號。曰東周。惠公於是，有東西二周。九鼎，夏禹貢金九牧，鑄九鼎，以象九州之物。乃三代傳國寶也。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武王遷之，成王定之。于郊，廓秦昭王取之。

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

燕相子之與蘇秦之弟代，皆欲得燕權。蘇代使齊而歸，燕王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或曰：禹薦益而啓人爲吏，及老傳天下於益，而啓與其黨攻益，奪之。今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更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綬，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集覽：鹿毛壽，徐廣曰：一作唐毛。又曰：其政顧爲臣。集覽：陵縣本名唐，索隱曰：春秋後語亦作唐。毛壽，韓子作藩，壽戰國策鮑彪注：鹿謂鉅鹿。以啓人爲吏，索隱曰：人臣也。以啓之索隱曰：效呈也。謂以印呈與子之。噲老

戰國策注噲以老自休顧為臣
顧反也言燕君反為子之之臣

字人姓名國語鹿作唐

書法

書以國讓何罪噲也以者不

發明

必有非者也故以失地例名之

魏晉而下名為禪代者綱目皆直書其自立之
實未嘗以遜國予之今觀此書則知噲自以國
遜其臣而非子之篡取其國也然子之乘燕噲
之愚設謀游說處非其據卒之君臣俱不能免
均為妄人也已書之于
冊足為千古之笑爾

丙午六年王崩子延立

是為報王

報王元年秦侵義渠得二十五城○秦伐魏取曲沃

又敗韓師於岸門質其太子倉以和

集覽

岸門徐廣曰類陰崖

岸門在許州長社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

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噲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

謀攻子之齊王使人誘之且許為助平使市被攻

子之不克被反攻平國中連戰數月死者數萬人

齊王使章子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

子之醢之遂殺王噲於是齊王問於孟子曰或謂
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
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也諸侯
將謀救燕王又問於孟子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
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是
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

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差，使可及止也。王不能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王不能器謀於燕，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乃見孟子，問曰：「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畔，聖人亦有過乎？」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則政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從而辭之。」
集覽：曰：市被正義。而為之辭。曰：市被正義。於子之為王三年矣。書子之何不成之。其齊也。故噲得稱，故燕君書取書，醢書殺。

孟軻去齊

是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處士揚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為已任，是以所如者不合，遂致為臣於齊，而歸喟然歎曰：「夫天未

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及卒，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相與記其所言，為書七篇。韓愈曰：「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以是傳之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孟軻師子思子，思子之學出於曾子，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孟軻之功，集覽：處士不官於朝而不在禹下。」

書法

去非有鳥事不見其就其去國之治亂分焉。

發明

自顯王之三十二年，孟子適魏，既而去魏，後書孟軻去齊以病，襄。

為合從連衡之是蓋二十三年矣。齊魏之君方且至命世之才，則棄而不用，此正所謂好畫龍而

申戊

二年 齊湣王 秦伐趙

楚屈匄伐秦

考異 提要 屈匄字

秦欲伐齊 患其與楚從親 乃使張儀說楚王曰 大
王誠能閉關絕約 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 六百里
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 楚王悅而許之 羣臣
皆賀 陳軫獨平 王怒曰 何弔也 對曰 夫秦之所以
重楚 以其有齊也 今絕齊則楚孤 秦奚食夫 孤國
與之商於之地 六百里哉 儀至秦 必負王 是王北
絕齊交 而西生患於秦也 兩國之兵 必俱至矣 王
曰 願子閉口 毋復言 以待寡人得地 乃厚賜張儀

不好真龍者也 考之通鑑 雖載孟子與時若 荅
問之略 而不紀其去魏去齊之時 至綱目始詳
而書之者 所以著其與時不合之實 重致其歎
惜之意 云爾 嗚呼 孟子既去 則知王道之決 不
復行 天下之決 未深 意也 學者不可不察
帖 秦此固綱目之深 意也 學者不可不察

而閉關絕約於齊 使一將單隨張儀至秦 儀詳
車不朝 三月 楚王聞之 曰 儀以寡人絕齊 未甚
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 北罵齊王 齊王大怒 折
節而事秦 齊秦之交 合儀乃朝 見楚使者 曰 子何
不受地 自其至 某 廣袤六里 使者還報 楚王曰 子何
欲發兵攻秦 陳軫曰 軫可發口言乎 攻之不
以一發 名都與之 并兵而攻 齊是也 我亡地於秦 而
償於齊 也 今已絕齊 而又責欺於秦 是我合齊 而
使之交 而師天下之兵 也 國必大傷矣 王不聽
使屈匄 而師天下之兵 也 國必大傷矣 王不聽
實 屈匄之妾 為妾 以供掃灑 婦人之職 詳禮 納女於大夫
曰 備掃灑 注 掃灑 賤婦人之職 詳禮 納女於大夫
詐也 借宋之符 符節 齊也 行不通 其使故借宋符 以達
得也 借宋之符 符節 齊也 行不通 其使故借宋符 以達
之 折節 絕約 於齊 齊不通 其使故借宋符 以達
池 名謂有間 於時 折節 絕約 於齊 齊不通 其使故借宋符 以達
十 級爵第十 爵左 庶長 至第 十 八 爵 為 大
庶長 王義 曰 長 展 兩 反 章 名 也 史 失 其 姓

集覽

三年秦大敗楚師于丹陽虜屈句遂取漢中楚復襲

秦又大敗于藍田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于秦集

覽舟陽索隱曰此舟陽在漢中成王封熊繹於楚蠻

東有舟陽城藍田漢地志京兆尹有藍田縣括地志云

入質實一統志云丹陽春秋楚邑名秦滅楚屬南郡

江即屈沱楚王城也唐元和志云周成王封楚熊繹

於荆丹陽之地即此後又移枝江亦曰丹陽藍田秦

縣漢屬京兆尹晉因之後魏初省後復置後周初置

金田郡後省之以縣屬京兆尹唐宋

元俱仍舊之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斬首八萬

發明楚魏貪商於之地經與齊絕屈句與無名

又復襲秦果何義耶內喪師徒之眾外召韓魏

不殺則其曲固有在矣率土地而食人肉者可

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其苦

甲身厚幣以招賢者開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

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不足願也然誠得賢士與之

事之謂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

燕人立太子平為君

內一季作骨

者且買之已死買其肉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

者三今王必殺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

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魏改秦官而師事之於是
士爭趣燕樂毅自魏往王以為亞師任以國政
覽消人韋昭曰今中治也漢儀注天子有中國
勅注消人如謂者呂氏春秋刑在質實梁一統志云
國莊伯命謁者駕今治人春秋冠質實梁一統志云
人樂羊命謁者駕今治人春秋冠質實梁一統志云
之後

韓君卒

韓宣惠王嘗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留曰不可
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恒闕止而見殺魏
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若兩用之其多力
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
王有外為交以削地若之國危矣胡氏曰繆留之
論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為法也使所用而賢則一
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右參副不虞其比黨使其
不賢則一人足以喪國又況二三其眾乎意者

留於仲叔陰有所附欲國柄歸集覽犀首魏官名
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其君耳公孫衍為此
官因為號焉司馬白若今虎牙將軍也

四年燕昭王平韓蜀相殺蜀侯考異據後書秦誅蜀
襄王倉元年

相莊弒其君

書法然則蜀侯者蜀相也不書弒何失國之君也

殺於其臣亦不足一楚言君矣終綱目君弒書殺
八以盜殺書殺者一楚言君矣終綱目君弒書殺
承祐以失地書殺者二蜀侯齊君地以兩下相
殺書者四楚鄰趙石鑿及隨涼紹蠻夷書殺不

焉與

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諸

侯復合從

考異

提要事秦下有秦封

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
 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
 將其心於子奈何儀曰秦強而楚弱大王在楚不
 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得事幸姬鄭袖
 袖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尚謂袖曰
 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
 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
 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
 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儀
 因說曰夫為從者無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
 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
 又自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三百餘
 里不十日而距扞關扞關則黔中巫郡非王之
 有又舉甲而出武關則北地絕夫秦之攻楚危難
 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臣
 所為大王患也大王誠聽臣請令秦楚長為兄弟

今

之國楚王已得儀而重出地乃許之儀遂說韓王
 曰韓地險惡山居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
 萬而秦兵百餘萬山東之士被甲蒙冑而會戰秦
 人指甲徒襦以趨敵此無異垂千鈞於鳥卵之上
 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臯則
 王之國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
 而悅秦韓王許之儀歸報秦封以六邑號武信君
 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
 晉地廣民眾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
 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娶韓獻宜陽梁
 效河外趙割河間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南地
 悉趙兵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有也齊王許之儀
 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
 函谷關者十五年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
 王之力量巴蜀并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秦雖
 僻遠然而心含忿怒之日久矣今有敵甲淵兵軍
 於函池願渡河臨章濞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
 子合戰正殿封之事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

秦為昆弟，韓梁蕭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國，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母危得乎？今秦發二將軍，塞午道，軍成臯，灑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為大王計，莫若與秦約為兄弟，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儀北說燕王曰：「趙已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儀歸報，未至而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儀。」
集覽：武關，秦之南關，諸侯聞之，皆畔。衡復合從，儀集覽也。通南陽，文關，曰在浙西，百七十里。弘農界，括地志云：故關在商州，商洛東，春秋時少習也。杜預曰：習，高縣，武關，不格，猶言不敵也。岷江，正義曰：蜀郡岷江，本於岷國，禹貢岷山導江，案郡縣志，岷山在茂州西北，裂為村，水之上源曰羊膊，裂為三派，一入大度河，一入征南，一入溢村，至石紹則禹所導江也。岷江支流，過成都，温江縣西二里，東南分入雙流縣界。巴郡關戰國楚策注：距訓至也。張儀傳注：徐廣曰：巴郡。

魚復縣有杆水關，案魚復今夔州奉節，是索隱曰：杆，關楚之西界北地絕，正義曰：楚之北境斷絕，非謂幽州北地郡也。重出地，重難也。猶言愛惜也。捐甲徒，揚指棄衣甲，徒，跣也。下甲，猶言頓兵也。河外，索隱曰：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正義曰：謂同華州地也。博關，蘇秦傳注：徐廣曰：齊威公六年，晉伐齊，至博陵，東郡有博平，以為博關，正義曰：在博州，督過之。張儀傳注：索隱曰：督者，謂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戰國趙策：高純注：督視責也。漢中，索隱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午道，索隱曰：此午道，地名當在趙東齊西，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午道，交道也。劉伯莊云：齊西界案，**正誤**：田肯言下兵，**質實**：武關，秦之南關也。在西安府商縣東一百八十里。本朝建南關也。在馬岷江，即四瀆之一也。俗名汶江，源有巡檢司在焉。岷江，裂為村之岷山，經茂州，城下出成都府茂州西，北汶川，轉而東南，至灌縣，過金馬西南，至威州，又過汶川，轉而東南，至灌縣，過金馬。

口至新津縣與沱江水合并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巴東郡漢中秦之郡名漢隸益州部東漢改為漢寧郡曹魏復為漢中郡尋改為梁州晉初陷於蜀後又陷於符秦宋齊梁及元魏皆以梁州治漢中郡後周改為漢川郡隋改為漢中郡唐初復為梁州後改為褒州尋陞為興元府宋因之元改興元路一本朝改為漢中府隸陝西道

書法

書連衡何著衡人之不足恃也故下繼書諸侯復合從網日於從衡之言深抑之上皆解所以著為從約長下書蘇秦去趙適燕從約下書秦君卒諸侯復合從所以著連衡之不可恃

發明

蘇秦說六國合從網日書之則若六國之自合張儀說五國連衡網日書之則以秦侵為文均之游說也而書法不同若此何哉蓋六國迫於秦其勢不容不合則合從者六國之

五年

秦武王

秦張儀復出相魏

考異

提要出字在復字上

志也至連衡事秦則豈其本心哉假秦之威以肆其齊制之說五國亦不獲已而強從之耳未幾復畔衡合從則五國之情見矣然則儀固不能使之連衡而秦亦不能使之合從也勢使然爾後之論從衡之士者蓋以此觀之毋謂儀秦辨諸

張儀說秦武王而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從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人公孫衍者號犀首及秦弟代厲又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偏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載而儀秦衍最著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妾婦之道而已惡得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秦誅蜀相莊

書法

蜀侯不書弒矣則其曰誅何不誅則亂臣賊子接迹於天下矣蜀侯不書弒所以亂臣

不君之譏陳莊書誅所以正不臣之罪終綱日廢君而書弒者二十賊討者四漢董卓宋徐羨之等侯景周宇文護弒君者七十三弒書殺者八賊討者二十八蜀相君者七十三弒書殺者王莽梁冀代六脩漢斬準代定君燕蘭汴段瓊魏清河王紹西秦乞伏公府魏宗愛元凶劼尔朱世隆宇文護宇文化及韋廢人劉克明朱友珪張文禮郭從謙閻季傲朱文進蓋什得其

秦魏會于臨晉

臨晉地志河東有臨

質實

一統志云

臨晉古也名春秋時為晉桑泉地秦築壘以臨晉之

晉桑泉縣屬蒲州義寧初蒲州併洽此唐分置
本朝因之改屬平陽府

六年秦初置丞相

七年秦魏會于應

集覽

應地志穎川父城縣應鄉是

山為名古應國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秦封范
應侯即此索隱曰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亦有
應侯一統志云應古應子國名同為應鄉春秋特
為應侯一統志云應古應子國名同為應鄉春秋特
葉縣晉屬南陽國北齊置襄州東魏置定南郡後周
廢襄州置南襄城郡又廢定南郡為縣隋初郡廢以
縣屬許州後以定南縣省入唐初於此置葉州州及
乃舊是縣屬許州後折置應侯縣屬葉州尋罷州及
乃舊是縣屬許州後折置應侯縣屬葉州尋罷州及

首六萬途
集覽 居渭南陰鄉其里有舊樹因號焉

秦惠王弟名夫高壽曰貴
統志云耶

秦君平弟稷立母辛氏治國事以舅魏冉為將軍

秦武王好以力戰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詵舉鼎絕

脈而憂無子諸弟爭立異母弟稷質於燕其母弟

八子之異父弟魏冉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與

國人之迎而立之稷年少太后治事以內為將軍衛

咸**集覽** 辛八子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

人良人八子七子
長使少使之稱

書法 母治國事臨朝之喘也故謹書之魏冉書

史氏善臨朝御殿稱制稱詔者二十有二漢

太后晉成康太后穆諸太后三書魏馮太后再

書齊宣德太后魏胡太后再書唐

武太后再書後漢憲帝李太后

發明

婦人治內而以治國事書之則幾於牝雞

之晨矣故他時具廢於其子復以不治事

書之也若夫母曰辛氏而舅曰魏冉

實非秦君之舅又自不言可見矣

趙始胡服招騎射

趙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

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

百姓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笑我胡地

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

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今寡人

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

論

鎮後復置縣金隸沃州元隸
州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

卯乙

九年秦昭襄王趙君略中山及胡地遣使約秦韓楚

魏齊并致胡兵

書法 於是趙武陵王不肯稱王命國人謂已曰君可謂賢矣綱目書曰趙君成其美也

楚齊韓合從考異 提要及胡地下作林胡 獻馬楚齊韓復合從

原丙

十年彗星見

趙伐中山取數邑中山復獻四邑以和

書法 書復獻何甚趙也既取數邑又要割地趙亦已甚矣他日秦攻趙按武安皮牢延太

原上黨趙又割地以和赧王五十一年反復之理宜也綱目前書復獻後書又割其為世戒明

矣切

秦魏冉弒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于魏

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而悼武后出歸于魏王兄弟不善

者皆滅之冉遂為政威震秦國

書法 君之嫡母何惠文后也故君之妃何悼武后也稱嫡母則芊氏非嫡矣稱妃則悼武

非王矣故曰綱目之修名分而已矣終綱目母后書弒九評漢靈中平矣

十一年秦楚盟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

集覽 黃棘正義曰地

名也在房襄二州之境上庸地理志漢中郡有上庸縣括地志云今房州竹邑及金州是

志云上庸周之國名春秋時屬楚秦置上庸縣漢中郡晉為上庸郡治梁折置安城縣西魏始改竹

山縣隋屬房陵郡唐初房州治此後徙治房陵宋以
上庸縣省入元仍舊本朝初併入房州後復置竹
山縣改屬襄陽府

書法

入綱目百年矣未有書盟者此其書
何武關初盟黃棘誤之地故謹書之

午戊
十二年彗星見

書法

十年書彗見矣於是間一歲耳彗復見焉
綱目書彗十有七未有一世再見者一世

再見惟報而已然則
周之終於報也決矣

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取韓武遂

集覽

蒲阪韋昭曰
即蒲邑在河

東始皇東巡見長阪故加阪字魏世家注括地志云
隰州隰川南四十五里蒲邑故城也晉世家曰蒲邊
秦則蒲是晉地杜預曰今平陽蒲子縣是又蒲陽注
見魏書西晉地杜預曰今平陽蒲子縣是又蒲陽注

作晉陽正義曰晉陽是也史文誤耳括地志云晉陽
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案陽晉
地今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封陵索隱曰紀
年作封谷括地志云封陵在蒲州武遂楚世家秦破
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秦之武
遂去之七十里索隱曰武遂城非河間國之縣則韓
之平陽秦之武遂
質實 一統志云蒲阪春秋晉之地
並當在宜陽左右名戰國時屬魏秦屬河東郡
漢為蒲阪縣地後魏置河東郡後周改為蒲州隋復
為河東郡唐改蒲州五代梁置護國軍節度宋仍舊屬
乾元初復為蒲州五代梁置護國軍節度宋仍舊屬
陝西路金初為蒲州後復為河中府屬河東南路元
因之本朝復為蒲州
蒲州仍屬平陽府

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於秦秦救之

初楚與齊韓合從至是齊韓魏以楚負約合兵伐
之楚王使其太子橫為質以請救於秦秦人救之

三國引去
十三年秦魏韓會于臨晉秦復與魏蒲阪○楚太子

未也

橫殺秦大夫亡歸

十四年日食晝晦

書法 再見終綱日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晝晦是

晦者三安王二十年是年漢呂氏庚申周未居二焉周安得不亡哉詳安王二十年

秦取韓穰集覽 穰地志南陽有穰縣今鄧州穰城

初侵楚封魏冉 質實 鄧侯國後屬晉戰國時屬韓秦

為穰侯即此 穰邑漢為穰縣屬南陽郡後魏為南陽郡治又於

隋郡唐為鄧州天寶初改南陽郡乾元初復為鄧州

五代梁置宣化軍唐改威勝軍周改武勝軍宋復為

鄧州屬襄陽府金屬開封府元屬南陽府 ○蜀守叛秦

秦誅之 考異 此七字 集覽 蜀守秦本紀作蜀侯正義

名輝或作渾華 ○秦韓魏齊伐楚殺其將唐昧取重

立 集覽 重立地理志平原有重立縣在冀州城武

實 一統志云重立古地名在東昌府城東南 ○趙伐

中山中山君奔齊 集覽 中山君戰國策注

十五年秦公子惺質于齊 ○秦卒戎大敗楚師殺其

將景缺取襄城楚使太子橫質於齊以請平 考異 提

中庚

酉辛

書曰秦大破楚師襄城秦本紀作新城年表作襄城正

襄王出奔于鄭襄城義曰許州襄城古新城也匈奴傳周

邑注記今號襄城襄城一統志云襄城本春秋鄭

名襄城漢始置襄城縣屬潁川郡晉置襄城郡後周

置汝州隋俱廢唐復置尋廢以縣屬許州宋屬汝州

金元屬許州本朝因之改屬開封府

戊午

父

十六年趙君廢其太子章而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

初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納吳廣之女孟姚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傳國焉使肥義為相國傳王而自號主父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利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為使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佐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

行已脫關矣秦人大驚

書法

書少子何譏也趙君之禍始此矣故書廢之例二廢太子某者不宜廢之辭也太

某廢者宜廢之辭也凡廢立繼書所廢因所

也是故有少子何而後太子章廢有東海王陽

而後太子彊廢有皇子肇而後太子慶廢有少

子深而後太子胤廢綱目皆繼書之著所因也

書廢太子十一楚太子章漢景太子榮光武太

子彊章帝太子慶安帝太子保吳太子和晉惠

太子邁陳後主太子亂唐高宗太子賢文太子

漢文太子成美書以罪廢二魏太子恂有罪唐

太子承乾謀反廢書以一唐高太子忠廢書

一唐昭宗太子裕為臣所廢一顯慶太子章書

傳始此終綱目書傳七趙主父魏王弘

齊主湛齊主緯周主贇唐睿宗顯宗

發明

太子不可廢也而廢之必子不可傳國也

以掩其失哉少
立之及宜矣

齊魏會于韓

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魏于武關執之以歸楚人

立太子橫

考異

提要書曰秦誘楚君魏于武關劫之以歸楚請太子橫於齊而立之

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遣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入質至驪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而今不驪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昭睢屈平曰每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推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劫之與西至咸陽朝章

章

臺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怒不許遂留之時楚太子橫方質於齊楚大臣相與謀曰吾王不得還而太子在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直乃詐赴於齊齊人或欲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其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拘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其人曰郢中立王吾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齊王卒用其相計歸楚太子於楚人立之初屈平為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疏而捲願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怨尚冀王之見疏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請之於頃襄王一寤而遷之

集覽

昭睢姓

於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族屈平楚武王子殺食采於屈氏馬平其後也
高平曰原故名平字原子蘭楚懷王稚子之名要
以要約也文選曰劫也
東百里後為南齊地志云巫郢在夔州

秦以齊田文為丞相

秦王聞文賢使請於齊以為相

十七年 楚項襄王橫趙田文自秦逃歸

或謂秦王曰文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王囚文欲殺之使人求解於王之幸姬姬欲得其狐白裘而文先以獻於秦王矣文客有善為狗盜者盜裘以獻姬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文至關關法雞鳴乃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集覽白裘幸昭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太史公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趙簡子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記玉藻曰君衣狐白裘士不衣狐白注狐之白者少以少為貴也說者謂此天子諸族燕居之盛服

發明

逃者匹夫之事田文身為齊臣且又齊之族屬是時秦方有併吞天下之志文當於齊君力辭其請縱使齊君迫於秦而不從則當於入秦之後辭諸秦君可也安有鄰敵羈縻之臣一旦入人之國驟居相位而無危辱之禍哉綱目上書秦以齊田文為丞相而無危辱之歸不曰秦丞相者不當為秦相也下書田文自秦逃數千人卒不免匹夫之辱僅脫虎口亦果何益於事哉

秦伐楚取十六城

楚人告于秦曰賴社稷援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伐之取十六城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河

東三城以和三國乃退

孟嘗君怨秦與韓魏交之入函谷關秦昭王謂丞相樓緩曰公孫池曰三國之兵秦昭王欲割河東而講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入函谷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陽必危王又曰借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成陽而悔也乃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初孟嘗君欲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孟嘗君曰君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疆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君不如令敵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敵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壞秦以疆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為和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以德齊齊得東國益疆而薛世世無患矣孟嘗君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而秦卒不出楚懷王蘇氏曰戰國以詐力相

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孰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借楚為名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講解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直為壯曲為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霸借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哉

覽 宛音篤正義曰今鄧州縣括地志云南陽郡邑古仲伯國城在宛大城南其西南二縣皆宛城也葉音式涉反正義曰汝州縣古葉公國今陽葉縣是水經注云本楚惠王封諸梁子兼號葉城即子高之故邑薛公田文襲父爵封薛故號薛公又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孟嘗難猶畏也謂不敢輕**正誤** 之難秦今按薛去聲猶難疑谷問**質實** 易於秦

一統志云宛古地名本同持甲伯之國春秋特屬
 晉戰國時為韓宛色秦為宛宛縣南陽郡治此漢因
 之戰後魏改上陌縣後周改上宛縣隋初改南陽縣
 屬鄧州唐初於縣置宛州尋罷州仍以縣屬鄧州
 唐末以向城縣省入五代及宋皆因之金為中州
 治所元改州為南陽府仍置縣屬焉本朝因之
 屬南陽府葉古地名齊為應子之國周為應鄉春
 秋為楚地遷許于葉即此後為沈諸梁邑漢置葉
 縣晉改葉南陽國北齊置襄州東魏置定南郡後
 周廢襄州置南襄城郡又廢定南郡為縣隋初郡
 廢以縣屬許州後以定南縣省入唐初於此置葉
 州罷州仍以縣屬許州後折置僊危縣屬僊州尋
 罷僊州及省僊危縣宋屬汝州金屬裕州元仍舊
 州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南陽府

書法

乃者何緩辭也伐秦之得志此而已然則
 予之歟作也惡秦而已矣彼通鑑是年不
 書三國伐秦而於十九年書齊魏韓趙宋同擊
 秦至監氏而還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以和

日十九年無所書而書三
 國伐秦於是年本遷史也

發明

按史遷年表赧五十七年於齊魏韓之
 具載伐秦及河渭絕一日之事又考之秦

紀齊世家亦俱載秦割地以和之實至田文
 傳尤為詳悉且曰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
 欲必出之其事甚明然通鑑乃不載此參之考
 異目錄皆無之豈亦別有異說耶綱目書之詞
 繁而不殺然不書三國為楚討秦何哉田文懷
 怨秦之私借楚為詞而又行之不力故特書割
 河東三城以和則見其沒於利而不反於義非
 真能討伐者也書法若此所以見師出不可無
 名為義不
 可不竟

趙君封弟勝為平原君

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為堅
 白同異之辯平原君客之孔子之玄孫穿自魯適

趙與龍論滅三耳龍甚辯折穿弗應平原君問之
穿曰幾能令滅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
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若將從易而是者乎
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
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集覽堅白同異莊
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集覽子齊物篇故
以堅白之殊終林希逸口義云堅白注家以為堅
石白馬之辯蓋曰堅則為石言石不必言堅白馬
為馬言馬不必言白亦猶黃馬驪牛三也蘇秦傳
注又曰龍泉水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
黃所以為堅白所以為利齊辯之曰白所以為不
堅黃所以為不利二說雖殊皆辯者之事耳黃馬
驪牛三見莊子天下篇白馬非馬見列子仲尼篇
又莊子胠篋篇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
惑於辯矣又秋水篇公孫龍問魏牟曰龍少學先
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
不可注公孫龍當時辯者之名也成玄英疏云
公孫龍著守白論行於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

其說而守之亦如墨子墨守之義公孫龍之辯蓋
將合異以為同故曰同異滅三耳三耳者如莊子
天下篇所載雞三足之說今推廣莊子疏謂數起
於一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三名雖立然竟無
實體故雞可為三足也林希逸口義云雞本二足
必有運而行者是為三矣今兩耳三耳豈不猶是
一耳主聽兩耳形也兼聽而言
可得為三幾能令幾令並平聲

十八年楚君槐自秦走趙不納秦追及之以歸考異

提要書曰楚君槐亡走秦追及之以歸

發明楚君自武關見執至卒于秦皆書其名者
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故也後此三十一

年齊君地之類皆同

十九年楚君槐卒于秦

乙丑

甲子

懷王之發病薨于秦秦人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發明 楚魏奄有六千里之國帶甲百萬地非不廣兵非不衆也一貪商於之地輕絕鄰好

破軍殺將威地求和秦齊韓魏惡其反覆交伐其國甚至以冢嗣出質求救請平楚之削弱未

有甚於此時者秦乘其弊劫以好會執而留之走趙不納卒死于秦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未流

之弊一至於此綱目詳而書之所以戒後世之人毋輕於棄信狗利而忘義也若夫秦之無道

則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丙寅 二十年 魏昭王韓釐 趙主父以燕齊之師滅中山歸

大赦酺五日 **考異** 提要書曰趙主父 **考證** 歸大赦下

內謹按凡例曰凡恩澤皆書非 **集覽** 酺五日漢文本 正統者曰赦其境內後倣此 **紀注** 文類曰漢

得三人已上無得群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令會 **大飲** 酒也按趙武靈王滅中 山酺五日其所起遠也

書法 景帝後元此終綱目書酺六 是年秦初已那 年二十三年書五日 者二足年後元年

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弑主父於沙

血 **考異** 提要無於 趙主父封長子章於代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

義曰章黨衆而欲大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 有陰謀于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而禍之所集也

子何不稱疾不出母為禍梯不亦可乎義曰昔主 父以王屬義也曰母變而度母易而慮堅守一心

以沒而世義再拜受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

吾籍變執大焉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
吾言安得全吾身乎李念端泣而出肥義謂信期
曰公子章田不禮聲善而實惡內得主而外為暴
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自今有召王者必
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時吳
姓死王愛弛掌朝羣臣主父從旁窺之見故太子
儼然也反北面詘於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
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田不
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
李兌起兵距難章敗走主父成兌因圍主父宮殺
章及不禮而滅其黨成兌相與謀曰以章故圍主
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
夷主父欲出不得探雀
索覽 死者復生生者不愧
穀食之三月餘餓死
惠文王為王不可懼公子章田不禮而生異心使
死者復更變生并見在生者並見傳王無變令我
不愧之若荀息也公羊傳信十一年晉獻公愛奚
齊卓子使荀息傳焉於是殺世子申生獻公病

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荀息對曰
者反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晉世家注
索隱曰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背君命
時之命是謂死者復生也生者見荀息不肯君命
而死不為之羞慙信期趙世家注索隱曰即下文
高信也正義曰信音伸吳姓吳廣所納之女惠文
王何之母姓嬴孟姚也姓於佳反徐廣曰古史考
云內其女曰姓嬴然嬴力追反疲病也沙丘異宮
地理志鉅鹿有沙丘亭趙世家注**正誤** 死者復生
沙丘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正誤** 生者不愧
今按本意謂凡受人之託其人已死已為生者誠
能不負所託假使其人再生已之生者無愧若負
所託則有愧矣諸與荀息
索覽 一統志云沙丘在
意同集覽索隱曰皆誤
順德府平鄉縣東北二十里針桑沙丘臺多取鳥
獸置其中衛靈公卒葬沙丘宮穿冢得石鄰有銘
云不憑其子靈公奪我里于章曰靈公之為
靈也父矣秦始皇東巡回崩於沙丘皆此處

書法 前書察太子不予其廢之也至作亂則書
 重各當矣後漢王莽廢太子書誅三太子章趙太子
 宣後唐肅宗王承宗而以作亂書者二太子章秦
 王莽

廢明 章已廢矣而書故太子者不予主父之廢
 也既書故太子矣而不免於二臣之誅者
 作亂故也二臣已討亂矣而不免於弑君之名
 者君臣之分不可廢也至於主父以強趙之君
 維蓋一時而亦終於見及者廢嫡立少故也
 原禍始特一吳楚爾自古解變在席若此類者
 甚多前車覆後車進有天下國
 家者胡不觀之以為永鑒哉

秦以魏冉為丞相

二十一年秦敗魏師于解

集覽

解地理志何東有解
 縣唐叔虞食邑也今

辰戌

解州是
 解音蟹
 質實
 一統志云解古邑名春秋為晉之解
 城戰國屬魏漢為解縣屬河東郡後魏
 置安定縣西魏改曰南解縣屬緩化郡隋改為虞
 鄉縣屬蒲州唐初改曰解縣貞觀初省入虞鄉後復
 置河中府五代漢始置解州治解縣宋屬河東路後
 改屬陝西路金於州置解梁軍後改保昌屬河東南
 路元仍為解州屬平陽路
 朝因之以解縣省入屬平陽府國

二十二年魏韓伐秦秦左更白起敗之拔五城

考異

提要白起下
 有將兵字

韓魏伐秦魏冉薦左更白起將兵敗之于伊闕
 殺虜其將斬首二十四萬拔五城以起為國尉

覽 左更秦官有左右更秦惠王爵樗里子右更索
 曰秦第十四爵名也更工衡反左更未詳

質實 一統志云
 白起郿人

已 二十三年楚君迎婦于秦

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司馬公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昏其讐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疆焉得陵之哉故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以六千里而為人役信哉

書法

入綱目正后不書列國夫人不書書楚迎婦何病楚也秦不共戴天者也而妻其女

發明

楚橫迎婦之舉司馬氏論之當矣然考之楚人立太子橫越兩年書走趙不納又一年書

魏卒于秦首尾四年之間曾未聞楚人有救君

庚

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秦君封魏冉為穰侯公子

市為宛侯公子悝為鄧侯

考異

提要書曰秦封魏冉為穰侯芋戎為華陽

君弟市為高陵君悝為涇陽君

辛

二十五年東周君如秦

秦魏并伐魏魏入河東韓入武遂于秦

魏地四百里
韓地二百里

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白起伐魏取六十一城

考異 提

字漏秦 **集覽** 天良造秦官師古曰造成也音在早反索

良造或後又
變此名耳

酉癸 二十七年冬十月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為東帝

已而皆去之 **考異** 提 要無遣 使二字

齊王問於蘇代秦使致帝何如對曰願三受之而
勿稱以收天下之望所謂以卑為尊也齊王從之
稱帝二日而復歸
之秦亦去帝號

書法 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為尊一也秦以伯
爵僭王亦既與周無別矣昭襄何意思及

稱帝豈非欲以是求加於周哉罪孰大於此者
書曰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為東帝首其罪
於秦也是故秦初稱王則書月其稱西帝則再
書月秦之僭綱目謹志之然則齊君聽蘇代之
言受而不稱則賢也綱目無予辭何稱之二日
而後去之則與秦亦等耳故書曰已而皆去之
已者既事之辭也必若劉虞然後可以書不受
矣獻帝永平二年綱目書立為帝為皇帝五齊
君恒山王弘劉
玄盧芳石敬瑭

發明 秦故伯爵也既僭稱公又僭稱王淫名奄
於天子亦已極矣猶以為未足而稱帝焉

且又遣使帝齊何耶民無二王又安有二帝之
理秦人僭侈之心固已不待呂政更號皇帝之
餘而後見書法若此足以知
首惡之在秦矣可勝誅哉

秦攻趙拔梗陽 **集覽** 梗陽趙世家注杜預曰大原晉
陽縣南梗陽城也索隱曰大原

成甲

榆次有梗陽鄉與杜說小別括地志梗陽故城在并州清源南分晉陽置一作杜陽必刊誤案杜陽乃扶風邑非質實源漢為榆次縣之西境隋始於梗陽故城置清源縣屬并川以木為名大業初省入晉陽唐初復置金以晉州移治於此後復為太原屬縣元仍舊屬太原府因之

二十八年秦攻魏拔新垣曲陽

集覽

新垣曲陽趙世家注正義曰曲陽

陽故城在懷州濟源西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端之所之處

質實

本春秋晉之邑

名戰國時屬魏秦廢之故城在懷慶府濟源縣西南一十五里史記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國語王以陽

樊賜晉

二十九年秦擊魏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募民徙

之考異

提要無秦出其人募民徙之八字

○秦敗韓師于夏山

齊滅宋

宋有雀生鱗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喜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答地斬杜稷而焚滅之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榮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走死集覽疑必刊誤案戰國宋策作雀生鱗鮑彪注云集韻鱗音欺今江東呼鶴為鴟今之角鵠也孔子家語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殷帝辛之世雀生大鳥占之曰以小生天則國必王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脩國政殷國以亡國必地理志河內溫縣正誤今按說苑作鷓義曰今懷州溫城屬孟州

鯨

古字亦
作讎
質實
一統志云
溫古邑名
同為蘇忿生
之

內郡後廢隋復置屬懷州唐初置平州尋復為縣
屬懷州改屬洛州後又屬孟州宋金元仍舊

朝因之改
屬懷慶府

三十年秦會楚于宛會趙于中陽

括地志云中陽即西
陽在汾州隰城南

屬秦漢為茲氏縣地屬太原郡三國魏始置中陽縣

屬西河郡晉省入隰城縣後魏屬真君郡又分隰城

置永安縣北齊省後周復置隋屬汾州唐貞觀初改

為孝義縣因縣人鄭興有孝義故名宋改中陽縣尋復

為孝義縣因之改屬汾州

秦蒙武擊齊拔九城

秦蒙武擊齊拔九城

秦蒙武擊齊拔九城

秦蒙武擊齊拔九城

秦蒙武擊齊拔九城

秦蒙武擊齊拔九城

秦蒙武擊齊拔九城

秦蒙武擊齊拔九城

實

齊殺狐咺陳舉燕使亞卿樂毅如趙

齊湣王滅宋而驕乃侵楚及三晉欲并二周為天

子狐咺正議斲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問燕昭

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貴乃謀伐齊樂毅曰齊

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

莫若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嚮秦

連楚及魏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許之

姓名咺音況遠反也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許之

與咺通以利誘之也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許之

書法
言兩國事也其不殊之何此特筆也齊方殺

矣深

發明
春秋魯宣九年書陳殺其大夫洩治左氏

臣者必有亡國之君之禍故書其名以為殺諫

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世戒今齊殺狐咺陳舉

以分注考之則唯正議者也。直言者也。綱目上書齊殺二臣下書齊君出走見惡其為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矣。後之欲殺諫臣者可不鑒諸。

丑丁

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菑齊君地出走其相淳齒殺之殺下齊七十餘城

燕封毅為昌國君 **考異** 提要殺作弑今按篡賊例曰

某弑之注云淳齒之類據明年書齊人討殺淳齒竊

意當從提要為是蓋夷狄殺其君長皆以弑書況中

華列國之君乎尹氏發明 **考異** 殺當

曲為之說非所以示戒也 **考異** 作弑

燕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師

以伐齊戰於濟西齊師大敗毅還秦魏之師分魏

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身率燕師長驅逐

北劇辛曰齊大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

魏御批作韓

擢筋懸 燭 湖

時收取其邊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今過而不
攻以深入為名無損於齊無益於我而結深怨後
必悔之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
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因其軍破而乘
之則其民必叛而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
前之非改過而撫其民則難慮矣遂進軍齊果大
亂潛王出走毅入臨菑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
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毅為昌國君留狗齊城
未下者齊王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共具王不
孫衛人侵之去奔鄒魯又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
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齒欲與燕分齊
地乃執潛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
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問而哭者求之
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當問而哭者求之不得
也地坼者地以告也當問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
不戒焉何得無救也當問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
樂毅聞畫邑人王百長今軍中素畫三十里無入

使人請蠲蠲不性燕人曰不來吾且辱蠲曰吾
 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畫蠲
 吾退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
 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也遂自經死毅整軍
 侵掠禮逸民寬賦除暴今修舊政齊民喜悅乃
 遣左軍渡膠東萊前軍循太山東至海晏琅邪
 右軍循河濟屯阿鄆以連魏師後軍旁北海而
 千乘以中軍據臨菑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
 封王蠲之墓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
 荀子曰國者天下之利也人主者天下之利源也
 也得以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安也大榮也積美
 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安也大榮也積美之及
 其基也索為匹夫不可集覽逐北服虜日無人
 得也齊潘宋獻是也

集覽 逐北服虜日無人好陽
 地故軍敗曰北左傳楚侵庸七遇皆北杜預注軍
 走曰北北如字一音佩劇辛姓名也臨菑通作
 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隋置淄州括地志
 云青州臨菑縣一名齊城北古營丘地今益都屬縣

川

抽

祭器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
 器等因謂此為祭器昌國地志齊郡有昌國縣
 地志云漢武更山陽為昌國今曹州城武東北
 十二里梁丘故城是正義曰故城在淄州淄州
 北留狗狗巡師宣今也其具共居用反猶言供張
 也走莒走音奏疾趨也莒今益都莒州是古莒子
 國郭周四十餘里淖齒索隱曰淖姓也楚人江都
 易三傳有美人淖姬蘇林注淖音泥淖之淖尼教
 反徐廣曰多作悼齒疑誤千乘博昌案地志二邑
 皆屬青州樂安郡樂安今棗州是故城俱在正義
 曰乘去聲羸博之間記檀弓延陵季子適齊其長
 子死葬於羸博之間注羸博齊地今泰山縣是正
 義曰故羸城在兗州博城東元擢王筋擢引也神
 出也宿昔案集韻宿夜也左傳為一昔之期注一
 昔一夜也畫邑人王蠲劉熙曰畫音獲齊西南近
 邑因畫水為名索隱曰畫胡卦反蠲朱王反括地
 志云戟里城在臨菑西北三十里春秋棘邑也又
 名畫邑王蠲所居禮逸民禮以禮遇之也何晏曰

逸民者節行超逸也林少頴亦以逸為後逸之逸
 如後民之義非隱逸也爾太山循行順也附循其
 民也太山注見秦詒皇二十年略琅邪略謂行
 而取之用力不多也琅邪郡今沂州是山在海
 州胸山縣東北正義曰今兗州東沂州密州古琅
 邪地山在密州東南百三十里琅邪臺基在上
 齊索隱曰彼自歸伏曰下正義曰以兵正誤循太
 威伏人曰下綦音其窮極之時也
 按循緣山而行也率西水許尊質實一統志云臨
 海而南之義非謂附循其民也
 名本營丘之地秦屬齊郡漢置營陵縣為北海郡
 治東漢又置臨淄縣為齊國治北齊省臨淄入益
 都縣隋復置臨淄縣屬北海郡唐屬青州宋屬鎮
 海軍金屬益都府元併入益都縣後復置一國朝
 國之屬青州府舊古莒子國也春秋時屬齊戰國
 宋屬秦漢置莒縣為城陽國治東漢屬琅邪國魏
 於莒縣置城陽郡晉及後魏以縣屬東安郡北齊
 後周置莒州隋罷州以縣屬琅邪郡唐

置莒州後罷宋以縣屬密州金復屬莒州治莒
 元仍舊國朝省莒縣入焉改屬青州府千乘縣
 秋特齊邑名即古之廣饒地秦滅齊置千乘縣漢
 改為樂安縣屬千乘郡東漢屬樂安國晉廢之劉
 宋復置臨淄省入千乘縣後移千乘於廣饒地唐置
 乘州尋罷州以縣屬青州府得昌春秋時齊邑名即周
 國朝因之改屬青州府得昌春秋時齊邑名即周
 之薄姑地秦滅齊置博昌縣漢因之屬千乘郡東
 漢屬樂安國北齊改樂安縣隋復改曰博昌唐省
 樂安安平二縣入焉五代唐始改曰博興宋屬青
 州金屬益都府元陞為州國朝降為縣改屬青
 州府置邑故城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北二十里孟
 子去齊宿於晝即此琅邪春秋齊邑名秦滅齊置
 琅邪郡漢晉因之後魏於此置北徐州後周改沂
 州以城臨沂水故名隋置臨沂縣改州為琅邪郡
 唐復為沂州天寶初改琅邪郡乾元初復為沂州
 宋金因之元屬益都路後以臨沂縣省入一國朝
 改為兗州府故城在青州府諸城縣東南一百五

十里琅邪山下三嶋墓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廿里愚公山

書法

名齊君何失國也故淳為書其相而不書之世多闕矣綱目失地不書殺二蜀侯齊名地

發明

自燕王元年齊因燕亂伐取之孟子嘗勸齊君謀於燕眾置君後去而齊不能用也

至是蓋三十年矣燕君日夜撫循其民其謀齊之心無頃刻置殆與勾踐謀吳同一軌轍齊濟方且滅宋王偃而驕侵暴鄰境謀并二周由是燕得以合諸侯之兵一舉而墟其國其視齊宣之破燕為益烈矣天道好還詎不信耶綱目於穀書上將軍者見其行兵有正大之意也四國之師書以者著燕之得眾也淖齒實弑而書殺者正齊君自取滅亡之罪也然則燕兵正乎曰非正也是亦報復之舉爾孟子謂春秋無義戰况戰國乎使燕誠有雪恥先君之志則當伐齊

秦魏韓會于京師

之時上告天子下告方伯齊齊人暴蔑之罪齊得并周之謀仗義致討執其君而歸之京師以聽天子之所自為則齊桓晉文之功復立而諸侯服矣不此之思而利其土地取其器物則是以暴易暴庸愈乎哉故繼書下齊七十餘城以著其兼并之實他日復為齊有尚誰責乎

書法

前書諸侯會于京師矣於是再見天威咫尺而莫之朝焉書會于京師罪不王也前不序矣此其序之何歟於其事端餘者因而錄之適足以見其罪也

寅

三十二年

齊襄王法

秦趙會于穰

秦拔魏安城兵

至大梁而還

集覽

安城地志汝南有安城縣括地志云故城在豫州汝陽東南七十里

或云在鄭州原武東南三十里

齊人討殺淳齒而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

例治其臣子之叛亂者書討討而殺

之曰誅則此當書齊人討淳齒誅之

例曰君出走而弒之曰某君出而走某

之類網目有正淳齒之罪而立此例可謂

之曰誅今誅此因舊文未經更定非朱子

若弒君者曰誅此因舊文未經更定非朱子

不必書矣尹氏發明曰淳齒實弒而書殺

有取滅亡之罪也又曰前不書弒者書齊

罪後書討殺者正淳齒弒逆之謀豈尹氏

而曲為之說歟抑不見凡例而附會其說

以不正也苟為不正則恐後之為人臣者

自取滅亡而妄起叛亂之謀何以亂臣賊

今故推本義例以正其誤殺齊君曰弒殺

淳齒之亂潘王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

敦女奇法章狀貌憐而編衣食之因與私

從者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

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歸其母曰汝朝

今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

考異

謹按

淳齒

誅

之

例

若

不必

有

罪

而

以

自

今

淳

敦

從

則

今

考證

之

例

之

若

不必

有

罪

而

以

自

今

淳

敦

從

則

今

今

今

考證

之

例

之

若

不必

有

罪

而

以

自

今

淳

敦

從

則

今

今

今

考證

之

例

之

若

不必

有

罪

而

以

自

今

淳

敦

從

則

今

今

今

考證

之

例

之

若

不必

有

罪

而

以

自

今

淳

敦

從

則

今

今

今

考證

之

例

之

若

不必

有

罪

而

以

自

今

淳

敦

從

則

今

今

今

考證

之

例

之

若

不必

有

罪

而

以

自

今

淳

敦

從

則

今

今

今

趙使藺相如獻璧于秦

發明

此書討殺者正掉齒試逆之誅

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欲勿與畏秦疆欲與之恐見欺藺相如曰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我矣與之璧而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城不入則臣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如願至秦既獻璧視秦王無意賞城乃給取璧遣從者懷之閒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歸之趙王以為集覽和氏璧下楚之野民韓子曰和氏璧於楚山中獻之武王使王人相之曰石則其左足文王立和璞泣王使玉人破之又曰石則其右足成王立和璞泣王使玉人破之得寶藺相如韓獻子玄孫曰質實相如趙城人康食邑於藺因氏焉案藺趙邑

書法

相如不書官交譏之故

質實

相如趙城人

衛君卒

嗣君好察微隱令有發禱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高令大隱以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路之金既而召關市問者客過與汝汝回道之關市大恐又愛泄如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璧已也乃責薄疑以蔽如耳尊魏如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衛有齊難亡之魏嗣君曰以是相得乃以左氏易之左氏法曰以一都買一晉廉可氏無益也治無小亂之無大法不立誅不心晉廉不嗣君無益也治無小亂之無大法不立誅不心晉廉不故也未及為政者安聚歛者亡也

集覽

輕

之也。管子其言楚之膏肓也。又則陽為藥十切之。城
義云。膏肓。城旦。春之人也。又則陽為藥十切之。城
此膏肓之所苦也。左氏。都邑名。細古
曰。凡邑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也。

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
石城。地志。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云。在

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

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喻止之。
考異。東周公喻楚止

其兵

楚欲圖周。王使東周公。請楚令尹昭子曰。西周
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
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為弑君。然
而猶有殺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雖

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
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誣楚之名。足
以辱王。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
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
集覽。主
索隱曰。周為天下共主。虎肉。臊而兵利身。索
隱曰。謂虎以爪牙為兵。而自利於防身也。劉伯莊
曰。虎之爪牙。如兵之利刃。在身其肉。雖臊而人猶
攻之者。以其皮之所在也。傳器。索隱曰。傳國之器。
謂九鼎也。

發明

楚自屈匄敗亡之後。國兵。津破未幾。其君
執死于秦。其子。繼立為驪人。役方且自救。

覆亡之不暇。乃於此時。而欲謀周。可謂不自量
之甚矣。前文止。遂楚欲圖周之意。至綱目始正
其謀入寇之名。則楚人之罪。可勝誅哉。雖然。楚
之闕周。非一日矣。蓋自熊通。僭號稱王。其孫。昭
問。鼎輕。重世有無周之心。至於衰世。猶為此舉。
羸豕。躡躅。其罪固不在。秦之下。蠢爾蠻荆。犬

邦為隣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宜春秋以夷狄待之

三十五年秦白起伐趙取代光狼城司馬錯因蜀伐

楚拔黔中楚獻漢北上庸於秦

光狼城名本中山地趙武靈王取之其地在

代括地志云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

志云光狼城在澤州高平縣境

書法 因者何所從道也伐未有書所從道者此

請先韓錯請先蜀既而伐蜀取之於是因蜀以伐楚則錯之本謀也

集覽 鄢於廣反

鄢陵鄢之東南地正義

鄢陵鄢之東南地正義

鄢陵鄢之東南地正義

鄢陵鄢之東南地正義

鄢陵鄢之東南地正義

鄢陵鄢之東南地正義

鄢陵鄢之東南地正義

鄢陵鄢之東南地正義

鄢陵鄢之東南地正義

鄢陵鄢之東南地正義

已辛

三

鄢陵鄢之東南地正義

鄢陵鄢之東南地正義

鄢陵鄢之東南地正義

鄢陵鄢之東南地正義

鄢陵鄢之東南地正義

鄢陵鄢之東南地正義

鄢陵鄢之東南地正義

鄢陵鄢之東南地正義

鄢陵鄢之東南地正義

鄢陵鄢之東南地正義

鄢陵鄢之東南地正義

括川後周又改為峽州隋初郡廢後改州為夷陵州
唐初復為峽州天寶初改夷陵郡乾元初復為峽州
宋因之元改為夔州路國朝初改為夔州府
為夷陵州以夷陵縣省入改屬荊州府

秦趙會于澠池

秦王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廉頗藺相如
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頗送
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不過三
十日過此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
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
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與秦王
擊缶秦王曰左右欲刃相如相如曰臣死且不避
秦王左右欲刃相如相如曰臣死且不避秦王左右
亦咸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為上卿位
在廉頗右頗曰我為將有功而相如功相如聞之
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
不肯與會海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

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
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
雖鴛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
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
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
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交揚氏曰古之智
者以小事大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
乃棄國而逃之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
出此而歸於趙亦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
甚矣雖勿往可也相如為國卿相挾萬乘之君以
蹈危事其智勇又不足重趙使秦不敢喘焉乃欲
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
歟而或者謂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平世可謂大
臣則吾不謂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平世可謂大
知其說也**集覽**度道里會遇之禮畢度料也道里
見曰遇相見於禮地曰會記曲禮曰諸侯未及期
相見注會遇之禮禮之簡略也

師又言曰吾帶糧燕人
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
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其
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
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鐻
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
乘城遣使約降燕軍蓋
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
於其尾繫城數十穴夜
隨之牛熱悉奔燕軍所
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
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為
以大史敦之女為后是
為相封安平君太史敦
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
子之禮○田單嘗出見
裘衣之襄王惡之曰單
有賞珠者聞之言於王
曰王欲以是取吾國乎
嚴下

今日寡人憂民之飢也
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
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
王曰宜召田單而指之
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
之相與言曰田單之愛
幸臣九人語王曰安平
日王曰召相單來單所
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
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
平夫安平君以備器即
反千里之齊當是時而
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
於城陽今國已定民已
不為此也王乃殺九人
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
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
下田

戰

矢

也。單曰：單以即墨餘卒，破燕復齊。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冠。單乃懼，問仲連曰：「將軍有死之心，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軍明日，萬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伏人乃下。」趙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位曰：「臣嘗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尊寵之以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指燕歸趙，自為計則可矣。而何功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惟毀辱之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議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

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毀子間為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竟卒於趙。徒竟隱曰：「傳者截其軸，與軛臂以鐵鑠傳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軛，堅而易進也。郭璞云：「轄車軸頭也。」反間：孫子兵法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之左右，謂者間者，合人之姓名，令吾之間必用也。商如姓名也。騎可守反，切訖，掌反前行，句絕。索敵間之來間我者，臣不利導舍之，故反間可得。用也。商如姓名也。騎可守反，切訖，掌反前行，句絕。莫終軍傳：臣宜當矢石各前行，師古注：「行下即反。」版鍾正我曰：「鍾初洽反，蓋也。字與申通。秦二世本紀：六禹身自持策，帝君王后戰國策：君王后太史后氏女，鮑彪仕后姓也。以姓后，不可換后。后故曰：「君王后朝日朝旦也。」高帝曰：「區區之義，道木閭，伐柵也。崔浩曰：「路也。不容行，架木為柵而度。名曰：「閭道，擊仲連，齊人也。正義曰：「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眼祖丘，議毅下一日，取千人，有餘。初者

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王駒往請田巴曰
 先牛之言有似集鳴出城而人惡之先生請田巴
 田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巴
 遂終身不復談夜邑之奉益封田單以夜邑萬戶
 今益都萊州掖縣是楚漢秦魏有夜侯靈達索隱
 曰地志東萊有掖縣戰國齊策注夜一作刺焉
 川又東萊有掖縣戰國齊策注夜一作刺焉
 夜省不淄淄與蓄通混音繩淄水出淄州淄川
 縣音水出益都臨淄縣接抱鼓之索隱曰掖引也
 抱音乎擊鼓杖也自淄縣接抱而擊鼓觀津劉伯莊曰
 觀工喚反趙惠文王封樂毅於觀津又齊敗魏觀
 津正義曰開津本趙邑後屬魏故城在真州棗疆
 縣東帝二十五里望諸君望諸澤呂本成也後為
 趙所得樂毅自齊奔趙趙人以此號之果其所從
 也戰國策望作孟禮職方氏青州澤葦曰望諸注
 望諸明都也禹貢作孟豬案地志在梁國睢陽東
 北不出惡聲正義曰君子之交既絕不談彼之
 短不潔其各察隱曰禮大夫去其國不說人以無

罪正義曰言不黎巴名行而咎於君若箕子不
 言殷之惡也毅子間索隱曰問紀問反正義曰問

音正誤惴惴今按惴惴恐懼
 貌詩曰惴惴其慄
 質實一統志云夜邑

齊之屬邑秦屬齊郡漢置掖縣為東萊郡治所晉
 屬東萊國北齊以曲城當利二縣省入隋至元金
 為萊州治國朝因之改屬萊州府淄淄二水名
 淄水在青州府城西五十里源出泰安州萊蕪縣
 原山流達臨淄至壽光縣入濟水禹貢維淄其道
 卽此淄水源出青州府臨淄縣西申門之申池卽
 左傳所謂齊懿公遊於申池者申池水一支西流
 者為系水一支北流者為淄水左傳謂有酒如淄
 魯仲連謂田單騁乎淄澠之間淮南子謂易牙嘗
 淄澠而別之者卽此皆北流入時水觀津戰國趙
 邑名樂毅受封於此號望諸君漢置觀津縣屬信
 都郡隋省之故城在真定府武邑縣東南三十里
 發明書燕君卒樂毅奔趙田單盡復齊地又無
 貶詞報不書騎劫代將者所以見燕昭君

臣伐齊未得其道無以服齊人之心故燕君甫卒樂毅一奔而齊地已復固非此於騎劫代將之失也夫以齊宣之疆乘燕魯之愚而取之孟子猶謂以燕伐燕况燕以弱小之國借助諸侯一旦兼并強大之齊固非諸侯所樂正使燕魯不死樂毅不奔亦未保其果有堅疑之理矧又繼以燕惠之庸乎其敗宜矣

薛公田文卒

考異

提要田文卒下有齊魏滅薛四字

初齊湣王既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以為相與諸侯共伐破齊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畏之與連和至是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

書法

不書齊薛公何薛貳於齊也曷為卒之不書卒所以示戒也

發明

田文齊之臣也而不繫之齊者著其背自立之罪且非齊之所得臣也彼其招致游士食客薰門而出相鄰敵覆其宗國乃無一信之人諫止其惡卒之悵悵中立無所附麗肉未及寒宗族夷滅然則賓客皆妄人也已何足貴哉

三十七年

燕惠王元年

秦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徙都

陳秦置南郡封起為武安君

集覽

郢括地志云荆州江陵縣北五十里

紀南故城是楚文王所都郢也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東北六里夷陵南郡邑括地志云夷陵縣在荆州西陳州括地志云伏義所都今陳州宛立縣是故城

質實

古邑名春秋時為楚郢都秦拔郢置南郡漢初改為臨江郡後置荆州刺史南郡隸焉三國初屬蜀後屬吳晉初改為新郡尋復曰南郡東晉以為重鎮隋初州郡俱廢尋復置荆州治江陵大業初復為南郡唐初改為荊州

復置荆州治江陵大業初復為南郡唐初改為荊州

天寶初改江陵郡上元初改江陵府宋置荆湖北路
淳熙初改為荆南府元初改江陵路後改中興路
國朝改為荆州府隸湖廣道(夷陵春秋楚之邑名秦
伐楚燒夷陵即此漢為縣屬南郡三國魏於此置臨
江郡蜀漢改為宜都郡又改縣為西陵晉復曰夷陵
梁兼置宜州西魏改為拓州後周又改峽州隋初郡
廢後改州為夷陵郡唐初復為峽州天寶初改夷陵
郡乾元初復為峽州宋因之元改為峽州路初改夷陵
初為峽州府後改為夷陵州以夷陵縣省入改屬荆
州府(陳伏羲所都之邑名周封夔後於此為陳國秦
為穎川郡地漢置陳縣淮陽國治此晉於此置豫州
後魏置陳郡又置北揚州治項縣北齊改為信州後
周改曰陳州隋廢陳郡改縣曰宛立後改州為淮陽
郡唐復為陳州五代晉為鎮安州周為鎮安軍宋宣
和初陞淮寧府金元復為陳州並以宛立
縣為附郭國朝省縣入州改屬開封府

發明

之其辱甚矣楚至是且不能自保乃知

日之謀周其悖繆為如何哉比而書之罪益著矣

三十八年秦置黔中郡

三十九年魏安釐王元年秦白起伐魏拔兩城

秦復取江南十五邑

楚王收東地兵復取秦所拔江南十五邑為郡以距秦

魏封公子無忌為信陵君

四十年秦魏冉伐魏韓救之大敗魏納八城於秦

復伐魏圍大梁魏又割温以和

秦敗韓救之斬首四萬

秦敗韓救之斬首四萬

書法 復伐何甚秦也又割何甚魏也納城而復

故詳書之

丁亥 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魏冉伐魏拔四城

斬首四萬

戊子 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

和考異

提要此句下有秦使楚使者黃歇歸約親於楚

秦救韓敗趙魏之師斬首沈卒十五萬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璽者制地欲地者制璽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矣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秦博之所以貴也然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

用智不如用梟也王不聽

集覽

南陽今懷州是徐廣曰河內郡脩武

縣古名南陽始皇更名河內此本魏地其荆州之南陽屬韓欲璽謂以地事秦欲得封之而受其璽璽印也古者尊卑通用至秦漢以後始專名王者印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博者局戲也即陸博也謝艾曰梟為散有梟盧雉犢塞五者為勝負之采晉謝艾曰梟為散有梟盧雉犢塞五者為梟則宜食其子若不鳥形者梟為最勝也便宜也得食則食欲握則握注見前南陽質實武一本商之審也握不行也脩武注見前南陽質實武一本商之審也邑周武王代紂勒兵於審故曰脩武秦更名曰南陽城漢置脩武縣屬河內郡東魏置廣寧郡又置西脩武縣尋省比齊後縣治西脩武故城隋又後洽濁鹿故城唐仍徙洽西脩武屬懷州宋省入武陟縣尋復置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懷慶府

發明 前年方書秦伐魏韓救之是年乃書趙魏
正宜同惡相與與國焉得而不亡哉直書于冊其
棄恩義自伐與國焉得而不亡哉直書于冊其
惡見矣

紀四十二年 韓桓惠王元年 楚太子完質於秦

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楚使者黃歇至秦
聞之恐其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
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偏
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
也王又兼韓服魏割濮磨之北注秦齊之要絕楚
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掠王之威亦單矣
王若能保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
無後患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
徒之眾使兵革之彊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
其有後患也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

之難也且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妬楚之不毀
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夫韓
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故韓魏
之不亡秦杜稷之憂也今王信韓魏之善玉而欲
資之與攻楚此正吳之信越也臣為王慮莫若善
楚秦楚合而為一則韓魏必為關內之侯注地於
齊則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
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
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脹矣王從之
使歇歸約親於楚楚復使歇侍太子完為質於秦
集覽 物至則反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至極則必
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至極則必反也
棊是也致言取物置之極也案劉向說苑晉靈
公造九層臺左右莫敢諫荀息求見靈公張弩持
矢而見之荀息曰臣不敢諫荀息求見靈公張弩
九雞子其上公曰子試作之荀息乃正顏色定志
意而作之左右懼懼息靈公氣息不續曰危哉危
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

不成國用空虛社稷將亡靈公即壞其臺二垂正
 義曰言極東西漢唐並魏地濮水出濮陽南經鉅
 野入濟索隱曰戰國秦策注齊秦之要索隱曰注謂
 以兵截之也戰國秦策注齊秦之要索隱曰注謂
 莊曰言秦得魏地則楚趙之從絕王之威亦單矣
 單亦作縶索隱曰盡也言王之威盡行矣肥仁義
 之也高誘曰肥義也言狐借其道狐涉水濡其尾
 春申君傳注正義曰言狐借其道狐涉水濡其尾
 令濕比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也易未濟
 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豕曰濡其尾不續終也注汔
 許訖反伊川傳曰汔壯勇貌狐能渡水其老者多
 疑畏故履冰而聽水聲懼其陷也小者未能畏慎
 故勇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朱氏附錄曰不
 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不相接續去故曰不
 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齊右壤正
 義曰謂渭州之西北一經兩海要約天下索隱曰
 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東西為經故稱一經正義
 曰經言橫度中國東西也要約所以結信也戰國

秦策作一注兩海要絕天正誤
 下高誘曰要絕謂中斷也東為齊國非秦所
 有二垂疑指西與南蓋秦國在西先質實
 滅蜀又伐楚取漢中黔中南郡地
 楚人濮水在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質實
 里即莊子垂釣處磨水未詳出處云黃歇
 秦置南陽郡○秦魏楚伐燕
 四十四年燕武成趙伐齊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關與趙奢擊却之趙封奢為馬

服君

初趙奢為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
 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
 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
 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

乎以君之責奉公如法則上平於天下平則國疆
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及秦圍閼與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
險隘難救奢曰道遠險隘如兩魚鬪於穴中將勇
者勝王乃令奢將道遠險隘如兩魚鬪於穴中將勇
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
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
壁二十八日不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
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
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請諫奢進之歷曰秦師聞之
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師聞之
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意趙
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
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
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封奢為馬服
君以許歷為國尉

集覽

西正義曰閼於連反與音預聚落

秦伐齊取剛壽

名也今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西北二十里又
州順和縣城亦云韓閼與邑二所未詳又洛州武
安西五十里有閼與山蓋是已樂乘樂毅之子乘
平聲將勇者勝索隱曰將方來也方來者勇故勝
馬服君正義曰因馬服山為號也山在邯鄲西北
十里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言能服
也馬服將勇者勝今按將質實名在心州城西北
也二十里史記趙奢大破秦軍解閼與之圍即
此地漢曰閼與聚俗呼烏蘇村趙奢趙人

正誤

者料度將然之詞質實名在心州城西北

集覽

客卿竈客卿戰國

讓侯言於秦王使客卿竈
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
官者設竈名也失其姓剛壽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
鄆州壽張縣括地志云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
陶邑魏冉先封穰復益封陶今濟陰定陶山
是括地志云濟州平陰東三十里有陶山

一統志云剛壽古之二邑名剛即魯之闡邑漢置
州府定陶縣東北壽即魯之良邑漢為壽良縣屬
東郡其治在今縣南九十里東漢改為壽張縣屬
屬濟州後屬鄆州唐於此置壽州并增置壽良縣
尋俱省宋屬東平府金元仍舊州并增置壽良縣
城陽穀二縣後復置壽張縣改屬兗州府陶邑本
堯所居之邑春秋時屬齊秦滅齊置定陶縣漢初
屬濟陰國後陞為定陶國元魏改為兗州治所
隋屬濟陰郡唐初屬曹州尋降為定陶鎮宋置廣
濟軍兼置定陶縣熙寧中軍廢以縣復屬曹州後
復置軍金廢軍仍以縣屬曹州本朝初省入州後
屬兗州府

秦滅義渠

義渠戎王與秦太后亂有二子太后
詐殺戎王於甘泉遂起兵滅義渠

秦以范雎為客卿

考異

提要書曰魏人范雎

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王聞其
口私賜之金賈以為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告其
相魏齊齊怒答擊雎折脅指齒置廁中雎佯死得
出魏人鄭安平持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
王稽使魏載與俱歸薦之王王見之離宮雎佯為
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
雎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
乃屏左右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非
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雎曰非
敢然也臣竊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
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
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也臣知今日言之
於前不敢明日伏誅於後然苟可以少補於秦而死
臣不取耳王曰獨恐臣死之後天下社口裹足莫肯
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事無大小上及

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
王見左右多竊聽者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
也齊之俯仰因進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
不齊得地哉形勢不能有如遠交而近攻得其罪
寸也齊幾於亡今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
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而威
楚趙則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矣王
日善乃以睢爲客卿與謀兵事
後離宮天子出遊之宮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
宮永巷正義曰宮中獄名也官中有長巷故名焉
後改名掖庭巷或作街離騷經五子用失乎家焉
注家街宮中之道所謂永巷也中國之處戰國秦
策注處上聲止也天下之樞戰
國秦策注言出入來往所由
聲謂中國
新在也

四十六年秦攻趙闕與不拔

書法

不拔矣何以書著秦疆也秦自武王以來
至是四十二年書伐國二十六未有不得
地者至是再攻闕與一書擊却一書不拔
以是爲異也故書而趙奢之功亦著矣

四十七年秦伐魏拔懷

始用范雎之謀也

四十八年秦太子質於魏而卒

發明

太子國之冢嗣朝夕視君膳者也質諸鄰
國可乎然有不獲已者如楚太子橫太子
完之類爲質於秦猶曰迫於強敵弗克自保云
爾今秦乃以太子質魏何哉且其連年伐魏侵
暴不已乃欲以是結歡將誰欺乎戰國之世
交合從更相傾覆大率若此孟子曰不仁者以

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臣於此亦云

未乙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

集覽

秦拔魏邢丘范曄曰得

郡立徐廣曰一作廩丘又作邢丘在河南平臯括地

志云平臯故城在懷州武陟東南二十里本邢立邑

武王伐紂到干邢立更名曰質實地名春秋時屬晉

懷也鄭立今汝南新鄭是

戰國時屬魏安釐王時秦拔我郡立即此漢置新鄭

縣屬汝南郡後省之故址在鳳陽府潁州治八里

發明秦自赧王之四十年伐魏圍大梁割温以

未十年間拔懷拔邢立兵無虛日魏地不盡秦

寇不止所謂割地講和與夫質子結歡之意果

安在哉惟合前後所書觀之則秦人譎詐反覆

固自不言可知而魏人略不之悟以亡其國然

則後世欲恃和為國者可以觀矣

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將芊戎公子市公子悝以

范雎為丞相封應侯

范雎日益親用事因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

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問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

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

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

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

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

重決制於諸侯則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

戰勝攻取則利歸於相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

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

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

管齊而弑潛王李兌管趙而囚主父今臣觀四貴

之用事此亦齒兌之類也且三代之所貴亡國者

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

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

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

丞相封應侯魏須賈聘於秦唯因辱之使歸告魏

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齊走趙匿平

策注報白也言不白王而使不報穰侯魏冉也秦國

也華陽在鄭州管城南涇陽屬雍州高陵進退不

請高陵君公子市進退由己不請於王大戴禮孔

紀則曰行事不請注不請而擅行也高陵屬馬翊

者傷其心范睢傳注披片被反上聲秦策注實木

子也彼魏之也此逸詩文下文大其都者危其國

管策注管猶推之管言淖齒典齊權而行弑逆也秦

舊城在平涼府界以居涇水之北故名漢初屬安

定郡惠帝改池陽縣屬左馮翊後魏徙咸陽郡治

此後周省縣隋罷郡復置涇陽縣屬雍州唐屬鼎

州尋復屬雍州宋金仍舊元省入高陵縣尋復置

國朝因之改屬西安府高陵秦之縣名為左輔都

陵一國魏屬京兆郡唐初折置鹿苑縣尋

省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西安府

賈氏綱目所深誅也廢母逐冉戎下書以范睢為

廢明丞相封應侯魏須賈聘於秦唯因辱之使歸告魏

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
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
過矣不知長安君之甚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
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
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
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
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其近者禍及身遠
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
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
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
位封一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有
於趙一且山陵崩長安君可以自託於趙哉太后
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退集覽伐燕取
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廣曰陽一作人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云中山
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里爾特
屬燕注人韓邑括地志云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十
五里左師觸龍左師官名觸龍左師之名也趙靈

作觸龍長安君索隱曰孔衍云趙地亦有長安正
義曰以長安善故以為號耳後封長安君以饒
饒即饒陽可知長安非地明矣孔說誤晉之入
隱曰胥猶頌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賤息舒祺兒
子曰息賤息謙稱其子也舒祺其名補黑衣服
趙策注尸祝之服所謂袷服漢張敞傳備黑衣服
千餘年谷永傳擢之早衣之吏如淳注羣臣雖有
五特服至朝皆著卓衣詩緇衣篇注緇黑色卿士
聽朝之正服燕后趙女勝於燕必勿使反謂失
於燕乃反趙耳設梁傳二年禮歸人謂嫁曰
反曰來歸注反
謂為夫家所遣反
按須待也

明

春秋惡兵之書惟善救則未有不善之者
今秦肆其強暴伐趙而取其城邑齊人救

之可謂善之善矣胡為反用趙兵而取燕韓之
地哉伐而善遂所以著其始以義而終以刑也
豈不深
可惜哉

齊君法章卒子建立國事皆決於其母太史氏

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

書法

羊氏書治國事此書國事皆決於其母何怒辭也若曰建之意欲取決焉云耳何怒乎太史氏太史氏事秦謹與諸侯信由是齊四十餘年不被兵則賢也其視羊氏不可同日語矣

丁酉五十二年秦白起伐韓拔九城

斬首五萬

五十二年秦白起伐韓取南陽攻絕太行道

書法

特筆也攻取之際地有關於成敗之大特者綱目必特書之故秦書攻絕太行道

書羗斷隴道安元初元書斷斜谷閣戲初平二唐書賊斷峽江路中和二皆特筆也

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君橫卒完立以黃歇為相

春申君考異

提要書曰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君橫卒完立

楚以襄王疾病不起秦若歸其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於秦則楚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玉王曰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後圖之歌與太子謀曰王疾而湯文君之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教太子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為守舍謝病度太子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聽之應侯曰歌出身以角其主太子立必用歌不即歸之以歌為楚王從之歌至三月而楚王薨太子相封之以歌為楚王從之與國索隱曰列國各相推獎也

置昭義軍節度屬河東道五代時梁攻匡義軍唐
改安義軍晉改昭義軍宋改昭德軍後陞為隆德
府金復為潞州元初為隆德府尋復為潞州屬平
陽路國朝因之以上黨縣省入直隸山西道

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秦王齧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

軍殺其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

考異

趙字 提要漏

秦王齧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
以按據之齧遂攻趙趙軍數敗樓昌請發重使為
購虞卿曰今制購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
往請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魏則秦疑天下之
合從購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購於秦虞卿曰
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責入也秦必顯
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購於秦必不救王秦
天下之不救王則購不可成矣既而果然廉頗

堅壁不出又失亡多趙王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
行千金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為將耳
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藺相如曰
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少
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與奢言之奢不能難然
不謂善也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
之使趙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母上書
言括不可使王問之對曰括父為將身所奉飯而
進食者以十數所交者以百數得賞賜盡以與軍
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
歸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
家而日視利便田宅可買者買之父異心願王
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即如有不稱
妾請無隨坐王許之秦王聞括已將乃陰使武安
君為上將軍而齧為裨將令軍中敢泄者斬括至
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軍武安君佯敗走
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堅壁拒不得
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為二糧道絕武安君出

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故至秦王
開之自如河內發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
救兵及糧食趙請粟於齊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
之於齊楚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
則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法焦
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顯名也不務此而受粟
為國計者過矣弗聽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
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
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其民不樂為
秦而歸趙趙卒反覆恐為亂乃挾詐盡坑之遺其
小者二百餘人歸趙前修斬首
集覽 長平在上黨
志云故城在澤州高平西二十里白起敗趙括處
以按據之索隱曰謂屯兵長平以據援上黨也韻
會入聲按字下注按捺也引史記白起傳以按據
上黨民為媾媾居候反索隱曰媾亦講講亦和也
戰國策作為講注云講字元從女從甫求和也與
講無異義史記甘茂傳與魏講罷兵注鄒氏云講

讀曰媾制媾索隱曰制言聽否由之奇兵太史公
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
生如環之無端又注詳見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兵
非出奇不勝輕兵正義曰人馬不帶甲為輕兵
質實 一統志云長平戰國趙之邑名漢置泫氏縣
屬上黨郡後魏改玄氏屬建興郡後屬長平
郡北齊省玄氏移治高平城改高平縣屬高都郡
後周改郡曰高平隋初郡廢以縣屬澤州唐於此
置蓋州貞觀初州罷縣仍屬澤州五代宋金元俱
仍舊 國朝因之改屬澤州故城在縣西北二十
里即秦白起
破趙括處

書法

上黨書趙何子趙之得有上黨也趙之獨
自上黨始則曷為予之予趙所以惡秦也

是故秦伐斬首多矣不書數至此特書坑卒四十
萬罪起也書坑降卒如此終綱目書坑降卒二十
是年白起漢初項籍三
十萬秦坑諸生不與焉

發明

趙受上黨地而繫之趙者明上黨之歸趙也
深責然白起按許而坑降卒四十萬衆自書契
以來未之或有前此秦人固嘗斬首多矣往往
見之分注之中至此始揭而書之者所
以甚起殺降之罪且以善秦氏之暴也

寅壬 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韓趙又

割地以和

武安君分軍為三王斲攻趙拔武安皮牢司馬
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蘇代說應侯曰
趙亡則秦王而武安君為三公矣君能為之下
乎不如因而割之毋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秦
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秦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
城而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趙王之約割
地也虞卿曰秦王之攻王也倦而歸乎其力尚能
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

也虞卿曰秦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
秦攻王無救矣樓緩曰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
趙構難而天下說今不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
之虞卿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
虞卿曰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秦索六城於
王而王以六城賂齊則王失之於齊取價於秦矣
也王以此發聲使卿如齊未返而秦使者已在趙矣
趙王曰善使卿如齊未返而秦使者已在趙矣
集覽 武安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括地志云故
牢趙世家魏敗我滄取皮牢括地志云皮牢故城
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正義曰皮牢當在滄之側
也滄注見安王二一十四年垣雍司馬彪曰河南卷
縣有垣雍城正義曰垣雍城在鄭州原武
西此七里原武

晉實

國屬趙秦屬邯鄲郡漢置武安

州後屬魏郡曹魏屬廣平郡隋屬武安郡唐初屬洛
德府

書法

地又割何病韓趙也曷為病之二國既已失
幾又割而國不亡秦之無厭亦甚矣故魏已獻
八城又獻温則書又割韓趙既失武安皮牢太
原上黨又獻垣雍六城則書又割皆所以甚秦
也然趙之伐中山也既取數邑又要四邑然後
許和非獨秦然也反復之理亦可
畏哉合而觀之綱目之垂戒切矣

魏以孔斌為相尋以病免

考異

提要書曰魏相孔斌免

初魏王聞子順賢聘以為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
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為台世也雅流食飲水吾
為之告走次則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
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改變龍文

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
咸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人謂之曰子
其行乎答曰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
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謂然歎曰死病無良醫
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秦之始伐趙也魏
王問於諸大夫皆曰秦若不勝則可乘敵而擊之
勝則因而服焉於我何損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
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
言燕雀處屋宇將焚燕雀顏不覺不知禍之將及
矣今子不悟趙破而患將及子也

秦誘執趙公子勝既而歸之

秦王欲為應侯必報其仇乃誘平原君至而執之
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齊窮抵
虞卿卿棄相印與偕亡走魏信陵君意難見之齊
怒自殺趙王取其首與秦秦乃歸平原君雅言王

家財物以為河東守又任鄭安平王以為將軍雅教
報云**集覽**齊首謂魏齊之頭一飯之德必償雅之
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即此睡毗之儲雖本
傳注睡崖賣反毗士賣反睡毗相噴怒而見齒也
漢杜業傳報睡毗然注涯音崖舉眼也毗即肯字
目匡也言舉目
相作者也亦報之

書法

公子勝皆秦也秦之譎其矣終綱
目書誘執五詳願王十九年
十九年楚君媿是年

癸

五十七年秦伐趙圍邯鄲

提要書曰秦
王欲伐趙

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趙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
秦王欲使伐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

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
外破秦軍必矣王又使應侯請
之終辭不行乃以王薨代陵

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師師救趙

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其門下文武備具者
三寸人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
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
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
無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臣得蚤
與之俱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久而不決毛遂
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
而所以叱逐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
得恃楚國之衆也王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
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而王天下文王以前

里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
 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一戰而舉
 郢都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
 怨也王曰唯唯乃與楚不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
 勝不取復相天下與楚矣因以毛遂從而歸平原君曰
 春申君其末立見也穎錐表也見音現
 兵救趙其末立見也穎錐表也見音現
 銳上突然而出小豎子言其庸劣無智若童豎然
 歎血增論注盟者以血塗口旁曰歎血師古曰預
 盟者各歎血餘者歷之故云歎索隱曰盟之用牲
 貴賤不同天子用牛馬諸侯犬假大夫已下用雞
 毛遂請取雞狗馬血求者蓋總盟之用牲也歎所
 甲反漢王陵傳作啜血史記漢文本紀嘽血師古
 歎同與

魏晉鄆師師救趙次于鄆公子無忌襲殺鄆奪其軍

必進

魏王使晉鄆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且暮且
 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鄆壁
 鄆又使新垣衍入邯鄲說趙欲共尊秦為帝以却
 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
 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
 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
 害故耳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紂醜九
 侯鄂侯爭之強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
 拘之牖里之庫欲令之死今秦梁俱據萬乘之國
 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死今秦梁俱據萬乘之國
 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
 之禮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
 與其所愛又使女子譏妾為諸侯妃姬梁王安得
 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將天下又有得故寵乎衍起再拜
 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無心愛人下士吾請出不敢復言帝
 秦矣初鄆公無忌愛人下士吾請出不敢復言帝

隱士侯高家貧為夷門
 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
 執轡愈甚又謂公子曰
 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
 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
 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
 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
 於魏讓公子平原君之
 實客辯士遊說萬端以
 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
 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
 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
 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
 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
 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
 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
 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
 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
 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
 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
 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

吾舉十萬之眾屯於境上
 之何如哉亥袖四十斤鐵
 歸獨父子無兄弟者歸
 今曰父子俱在軍中者
 歸獨父子無兄弟者歸
 功之國皆以惡之也索隱
 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
 猶尚也鮑彪曰上時所尊
 之紂其女不意淫紂怒殺
 醢高誘曰言劉斬之如此
 徧賜諸侯注反者被誅為
 隱曰九依字讀鄒誕生音
 陽縣西南五十里有九侯
 之疆史記作爭之疆辯之
 鄭玄曰大物解肆而乾之
 曰鄂一作野王縣有鄂城

周書

周書

周書

周書

庸作美地理志河內湯陰縣有美里城章昭曰美
 音酉正義曰美一作瀛瀛城在相州湯陰北九里
 紂囚西伯城也庫兵車藏也下土下謂禮遇之侯
 嬴姓名也嬴音盈索隱曰又音羸瘦之羸夷門監
 者魏公子傳曰夷門之抱閔者也太史公曰吾過
 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城之東門也
 虛左師占曰凡乘車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
 處車之右以備傾側虛左者謂空左方一位以迎
 之蓋尊之也睥睨史記作俾倪索隱曰俾浦計反
 倪五計反鄒誕生曰俾匹未反倪五弟反正義曰
 與睥睨通不正視也如姬其愛姬姓如氏遊說荀
 悅曰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
 之遊說說輸芮反兵符符信也輔也所以輔信吉
 者以竹為之故字從竹後世詐偽蜂起所以竹易得
 之物不足為之防於是銅鐵金銀鑄為物象而
 用之漢文帝初與郡國為銅虎符竹使符應邵曰
 銅虎符長六寸第一至五國家發兵遣使至郡合
 符符各乃聽受之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

鑄篆書亦一至五出入徵發用之張晏曰符以
 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國為符各分一
 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此漢制也唐高祖入長安
 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為銅魚木契朝廷
 徵發下較書契魚都督部
 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
 質實 一統志云美里城
 縣北九里一名瀛城又名防城北臨瀛水即商紂
 囚周文王處夷門史記大梁城其東門曰夷門魏
 有隱士侯羸年七十家貧為夷門監者
 為公子無忌畫計厚遺之不受即此處
 書法 凡救書次讖也晉鄙可讖則無忌無恥乎
 書龔書奪綱月之意見矣終綱目救書次

五晉鄙梁琴西武陵王紀乙亥王琳五代庚午
 晉王戊申唐遣兵救書也一齊辛巳浩陵王遣

兵惟王琳晉
 王非讖辭

發明 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
 于涇之類是也較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

兵不進有以待彼自服之意救而書次所以美其按
緩不及事有怠於救之意當是時也趙有且
暮之不急為與國者雖被髮纒冠救之若不暇恤
而乃遂巡顧望頓兵又次果何義耶上書秦伐
趙圍邯鄲邯鄲趙之國都也下書公子勝如楚
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曰六曰救其急若此晉
鄙親將大衆蓋鼓行而前猶恐弗及方且畏秦
不進何歟書帥師以見其兵力之衆書次勤以
見其越趨之實其賤之之意明矣然則無忌奪
軍可乎曰書襲殺晉鄙所以著其專輒之罪書
奪其軍以進所以著其救患之勇三者固並行
而不相悖也然則予之乎曰予之也何以知之
以下書大破秦軍邯鄲下無方伯諸侯有能救之
者救之可也邯鄲被圍經歷三時危困亟矣無
忌一舉解趙之圍故序其績所以怨其奪軍之
罪焉非以是為法也後之觀綱目者要當以是

權衡

五十八年 燕孝王 秦殺白起

王齧戰不利武安君曰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
之怒彊起之武安君稱病篤乃免為士伍遷之陰
密行至杜郵應侯曰起之遷意尚快快有餘言王
乃使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應侯乃任
鄭安平使 集覽 士伍如淳曰嘗有爵而以罪奪爵
將擊趙 者稱士伍陰密括地志云陰密故
城在今涇州鶡縣西古密須國也杜郵索隱曰
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曰今
咸陽縣城本秦之郵在雍州西北三十 質實 志云
五里二秦記云杜郵後改為里李也 陰密古地名周為密須之國春秋戰國俱屬秦漢
置陰密縣屬安定郡晉因之隋省入鶡縣故城
在平涼府靈臺縣西五十里杜郵在西安府咸陽
縣東五里即秦白起自刎處今其地名孝里亭

劭云杜地名郵即

傳驛之郵亭也

書法 殺無罪稱殺白起殺降其罪大矣其以無

之不以其罪一以無罪之辭書之

然殺降不可以不罪也故不書爵

發明 白起殺降有罪故盡削其官然秦人

罪之不以其理故不書誅而書殺也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

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鮪解圍走鄭安平

以二萬人降趙信陵君不敢歸魏使將將其軍以

還趙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有自功之色

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

於公子且矯令奪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

未為忠臣也公子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自迎執主人

也於公子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平原君欲封魯仲

連仲連亦不受乃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為天

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

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集覽 信陵君魏安釐王異母弟公子無忌也封信

之禮引公子就西階

言舉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

以公子退讓竟不忍言

連仲連亦不受乃以千金

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難

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

集覽 信陵君魏安釐

舉過 舉過古文罪字

罪以負於魏索隱曰負

不敢也恐公子無忌以

義相責故不敢言獻城

書法 則曷為志之秦伐

者書惡秦也故河

大破秦軍則書是

寅年皆惡

秦之辭也

正誤 如字亦通孤負

綱目上義不於此

則書報王十七年

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
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楊翟大賈呂不
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曰秦王老
矣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
子居中不甚見幸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異
人曰奈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
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立子為嗣異人曰必
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與五百金令結賓
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夫人姊
而泣思太子及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賓客遍天下日
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
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即色衰愛弛
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
得為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
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為然

乘間言之太子與夫人又刻玉符約以為嗣因請
不韋傳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
異人見而請之不韋洋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
政異人遂以為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不韋
守者得脫亡赴秦軍遂歸異人楚服而見
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更名曰楚

集覽

異人孝文王子也後更名楚陽翟大賈呂不韋呂
不韋本傳注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頡
川陽翟縣案戰國策以不韋為濮陽人又紀其事
迹亦多與本傳不同正義曰陽翟今河南府也賈
音古姓來賤買貴賣也此奇貨可居以異人方財
貨賤物以乘時射利也漢張湯傳田信居勃致富注謂居
蓄賤物以乘時射利也期年而生子政呂不韋傳
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注徐廣曰期十二
月也索隱曰譙周云人十月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
期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身則生政自當踰常期
也政始皇之名楚服而見夫人見形旬反不韋以
王后楚人故使異人服是製而說之嘗有子之子

詞也。我當自養之為嗣也。更名曰楚。戰國策曰：本名異人，王后諡其狀高，其志曰：吾楚人也。而子字之，乃變其名曰楚。案呂不韋傳：作名子楚，有此不同耳。

質實

古地名，春秋時

為鄭之樂邑，戰國為韓國。秦為陽翟縣，尋兼置穎有郡。漢因之，晉屬河南郡，東魏置陽翟郡，隋廢郡，以縣屬襄城郡。唐屬嵩州，後屬許州。宋屬穎昌府，劉豫置穎順軍。金改為州，又改鈞州。以州有鈞臺，故名。元仍舊。本朝以陽翟縣省入，改屬開封府。

已

丑乙

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

秦，盡獻其地，歸而卒。

考異

提要書曰：秦伐韓，取陽城，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

秦，伐韓，取陽城，負秦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

秦伐韓，取陽城，負秦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新首九萬，赧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使

將軍繆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赧王於周是歲卒。

集覽

取陽城，負秦，徐廣曰：陽城有負秦聚，括地志

五里，故周之邑。左傳云：鄭伐周，負秦，亭在陽城西南三十

韓案取者，春秋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左傳

昭四年，取鄆，言易也。是已。將軍繆，繆居尤反。將軍

之名也。史失其姓。前漢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

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

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案周本紀：繆字從手，旁正

義曰：繆，質實。於陽城，此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

韓秦屬，穎川郡。漢置陽城縣，仍屬焉。晉屬河南郡。東魏折置，堙陽縣，改曰武林。後又改曰高陽。與陽

書法

王書亭何失天下之辭也故諸侯失國弒

網目之垂

戒嚴矣

發明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今之通誼也自周東其微王政不綱天下不知

有王父矣然周室雖微君也諸侯雖大臣也秦

自非子以善養馬受地於孝王之朝邑之秦為

附庸至宣王命秦仲為大夫而平王始封襄公

為諸侯繼之任好無霸西戎春秋初未嘗予之

去之十餘世渠梁始用商鞅之策蠶食六國其

間天子致伯致胙蓋亦間見迭出秦固周之世

臣也自惠文武昭襄始僭號稱王日益疆大至

是併吞之勢已成以蕞爾之周固知不足以制

秦考之前史皆以秦伐韓趙周王恐而倍秦與

諸侯約從攻秦秦怒攻之今分注雖載其說於

下然綱目乃書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

入賊何哉夫疆弱無定形君臣有定分周之不

能敵秦者勢也秦之不可加周者分也報無策

紂之惡秦無湯武之德以天子而臨諸侯何怨

之論茲蓋筆削之大節不可以常事觀者臣故備而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一

